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六

欽宗

靖康元年九月甲子朔案四史朔閏考是年九月朔日無干支據三朝北盟會編書九月一日甲子知甲子乃朔日也下宜有朔字據增金人陷太原案太原之陷續宋編年通鑑及十朝綱要東都事略北盟會編宋史本紀金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並繫丙寅爲是月初三日時朝廷以姚古爲河北河東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引兵至威勝聞黏罕將至其衆驚擾一夕遁歸隆德河東皆震人民多奔懷澤閒案姚古遁歸隆德在是年四月丙辰見十朝綱要時諸路救兵未至師中兵最先進至榆次與賊戰死之案事在五月丁丑詔以李綱爲宣撫使督諸將救太原案李綱爲宣撫任六月戊戌劉韐副之折彥質王以甯郭執中等十餘人並在幕下又以解潛爲制置使代姚古种師中統西番兵

許孝爲前軍統制遣潛屯威勝韐屯遼州以備節制浙兵張孝純子灝爲陝西路都轉運使兼浙東察訪使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皆屯汾州案十朝綱要劉韐解潛折可求張思正張灝諸人授官治兵分屯各處繫於六月辛丑宋史本紀亦繫六月辛丑而止書劉韐解潛二人靖康要錄云至六月初太原告急者益少人皆知困內外憂患或聞李綱爲宣撫已到懷州乃命劉韐爲副使當平定之路解潛爲制置當威勝之衝折可求爲都統制居太原之北張思正亦爲都統制當文水之南且命張灝爲陝西路部漕兼河東察訪而督其戰軍旅威甚河東之人皆喜曰太原圍解河東安矣范瓊率山東兵屯南北關山口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並進會城下案續宋編年通鑑云時大雨連月或謂陰盛以語上上以綱兵權太重處仁曰綱書生耳夷狄中國之陰今太原兵圍未解不以此憂而憂綱乎有張行中獻戰車云可當鐵騎於是造千餘輛其制兩竿雙輪前施笓籬四槊運轉甚捷每車用甲士三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翼之結陣

而行鐵騎遇之皆靡又爲鐵牌施釘其上戰則鋪之於地以卻賊馬之衝突然河東七月旦暮已涼而兵猶未進且多江浙閩蜀人皆羸弱不可戰〔案〕靖康要錄云河東七月旦暮已涼鎧甲可御人人相親日炎胄岡不可用兵今已涼而猶未進事將奈何又見自軍之過者皆江浙閩蜀羸僂跛躄竟日轉徙道途之聞問之汝何爲者曰救太原兵也識者默然或有知兵者私相謂曰賊數不多廣爲虛寨以張聲勢耳若使請帥三路同日而入賊必不能支吾取勝必矣若參差不齊勝負未可知也八月劉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兵潰懷州將領王彥戰死〔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凡九戰皆捷斬虜數百而解潛兵與敵遇於南北關〔案〕十朝綱要劉韐解潛與金人戰並繫於是年七月癸巳三朝北盟會編解潛自威勝進兵屯南關在七月二十七日辛卯傳信錄亦云二十七日蓋辛卯進兵而癸巳與敵遇耳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濟師潛軍大敗潛與數十騎走山閒〔案〕十朝綱要解潛敗走繫於是年八月癸卯三朝北盟會編在八月三日乙未師中亦敗走所部兵僅有一二

回者執中彥質與河東轉運使高衛錢歸善遁至隆德
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衆尚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金
人相謂曰斡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艾老弱守虛寨
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兵以禦思正思正引兵出
汾州案十朝綱要繫此於八月丁未與折可求潰師同日執冀璟徇於衆曰此不
堅守石嶺關遁還者也斬之案冀璟三朝北盟會編作冀景石嶺關義勝軍耿守
忠拔冀景棄關潛走在宣和七年十二月九日丙午靖
康要錄云關最險要一夫守之萬夫莫開是時太原張
孝純謀守關人或曰冀景可也於是命景景辭以兵不
足孝純命其漢兒耿守忠以本部兵八千助之景復辭
孝純曰弟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慮其居
後見襲也守忠至關果啟而獻之景以軍騎奔還金人
遂圖太原是時宣和
七年十二月之初也是月十五日夜金人於文水縣張
飲賞月課者以告思正灝襲之斬首數百幾獲李嗣本
案靖康要錄灝思正以小捷之故馳黃幟呼於中路曰
汾州報捷州縣歡聲震地曰我師勝矣或持酒席相慶

日皇帝聖慈吾其見太平乎至有感泣揮涕者十六日復出戰金人曰彼衆雖多而喧囂不整無能爲也乃以鐵騎三千直衝我師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數千奔汾州灝以司兵數百趨慈隰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之民扶攜老幼渡河南奔者以萬計諸州縣井邑皆空時黏罕已至乘勝急攻太原太原凡被圍九月至是力不支城遂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illegible]張灝張思正之敗陶宣幹河東逢虜記言其始末最詳今附錄於此逢虜記云灝軍汾州鄉兵正兵約七八萬解潛正軍載務軍護甲鄉兵正兵約九萬先七月初一日張灝遣統制官折可求副統制張思正統領軍馬解圍太原凡七日軍行三十五里至地名部山權營於中下四高迫窄之地中有溝澗謀者不審析望不明大軍止爲一營十一日早賊兵先至擊左軍左軍稍勝又擊右軍右軍不勝突入中軍是時兩統制使與應副錢糧向運使三人帳中早膳正膳閉賊騎突入流矢中向運使死二統制騎馬走後軍不見陣而潰入月初解潛護甲軍無探謀無柝望忽見賊權潰於軍中

元負器甲鎗刀皆未釋縛軍中驚潰兵馬塡塞坑谷不
知其數拋棄金銀錢權帛以數十萬計先一日撫甲
地震殿般如雷聲爻日軍解潛僅免竄留藍田護思
司聞止彝潛軍前自八月四日張瀕遣副統制宣撫
正統軍馬由文水縣解閻原張約張思正思張答
云軍中無此韓瀕十五夜具入中相見暇茶正思
盤閨軍中虛鷩喧亂張瀕索馬軍歸須吏軍起列杯
奪攝千餘人矣十七日至水縣瀕制官李安并潰散
忠倩先登殺獲幾二三千不暇馳級城中見官其子
歡呼致舞皆以壺衆相饒得文訖張思正更不軍至
留其軍保守負功希賞遂遁太取未行闕十八入城
兵清壞至人馬困乏所負械皆水須縛恐我軍日賊
遂鼓柴發賊三聲以恐我不動未解遂至始發先動
自西前來相徽不絕而至軍走賊兵後絕壁我一隊
死者不如其數軍皆四走器在賊山賊說令降軍橫
剝赤露然後敵死得免者我軍山中臣將佐百皆威
金鋌錢糧綠帛拋棄以十已無圍使統制冀梟餘員
敵先遁張瀕軍一次陷郭十萬四軍文水所失不見
餘衆被宣撫司指擇往彼餘構後陷有八千餘七萬
五百匹每賊至城下社門山勘次止戰賊兵卷人馬
掠無有救者文水之舉先點守馬出尅日並進行剽
失期張瀕軍有赤露拔堅護許敢軍軍邪者有至日
引去者有使臣妄賣占放者將佐輩日事杯酒更無紀
律汾晉一帶已失支楯靖康要錄八月十九日河東衆

訪使張灝都統制折可求等與金人合戰潰散兩陣人馬那回還汾州團結奉聖旨折可求降兩官差遣依舊張思正等令李綱體度輕責降奪官資依舊軍前使喚以觀後效

壬申臣僚言蔡京蠹國罪惡貫盈陛下奮獨斷之威投之海外京滯留道塗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抵掌而歎攸之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若不竄之海外恐不足以正凶人之罪詔移萬安軍攸行至嶺外上遣使以手劄隨所至賜死并誅其弟修及朱勔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八〔案〕續宋編年通鑑附載此事於二月靖康要錄繫此於九月九日以月朔甲子推之與此壬申正合三朝北盟會編九月五日戊辰移蔡攸萬安軍安置十九日壬午賜蔡攸自盡均與此不合宋史本紀在辛未薛應旂王宗沐續通鑑在丙寅均誤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均在壬申與此同要錄九月九日臣僚上言蔡京恃吳敏之蔽滯留道途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罪敏之出格言章不早投竄致京身死內地抵掌而歎者粉然蔡攸之罪不減乃父敏乃置之雷州雷雖在廣南其

地濱海地無煙瘴風土不異於中州此吳敏之私意也令若不置之海外無以正凶人之罪而罪人之心無若使京之早幾再失天下之望奉聖旨移萬安軍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金人陷太原始黏罕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黏罕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陷太原城方四十里人守甚堅而百姓自十五以上六十以下皆籍爲兵屋舍盡拆去壁令其相通時時出兵劫蕃賊寨掠取柴薪糧食既盡殺老弱餉軍飢羸日甚賊知城困甚以雲梯登城守城者猶與之戰城破軍民猶巷戰賊怒縱兵屠其城盡殺勝捷軍擒帥臣張孝純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提舉單孝忠三十六人皆被害太原自去年十二月乙卯受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敗死者十八九圍守不下至是始破〔原注〕太原之援自种師中一敗於榆次姚古復敗於盤陀解潛又敗於南關張灝繼敗於文水四敗之餘朝廷急召李綱綱方欲出師決戰召歸而太原更無可援之兵坐待其亡也太原召凡十五日上下相蒙上皆不知太原者京師之藩屏太原陷則王室孤矣內外無援矣或請河東之援兵非不多良將非不用而竟不能以救太原者何哉朝廷之威令不嚴將帥紀律不一大臣議論不和此靖康之所以敗也〔案太原失守

封有功編年詳載其事附錄於此編年云新牽攻城
之具日礮石滿于鷄車編衝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
攻城先列礮三十座凡舉一礮能鼓聲齊發礮礮石
入賊者大過於斗樓櫓中礮無不囊者轒總習王稟
先設帳栅下又置轒樣布袋在樓檣上雖爲所敗即
時復成鉢罕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至車輪上安巨
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甖上又以鐵葉褒之人在其
內推而行之節大船積几五十餘輻人運土木柴薪
於中黏罕塩濠先用大板薪柴次以應覆然後置土
在上增覆如剏王槧每見填濠即先穿墊爲窮致大
精在內俟其薪多剛便放鐙於木巾其鐙下水尋木
能燃逕薪火既漸盧令人鼓轒其嫆互天能致不令
墳濠其鷄車一如鷄形下亦用車輪旨之以鐵皮使
敬千百人排行欲上城樓王藁於城中亦設跳樓亦
如鷄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絡巨石置彼鷄車
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
進其雲梯火梯悉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悉爲王稟
隨機應變終不能攻我又賞內起重城應外壁之壞
無何人眾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驢次烹弓弩筋甲
百姓煮浮萍草樹皮棟祇草菱以充覆夾則妻男將
幾雖慈父義夫無不觀食其內不戰相易恐斤兩輕
重人之不等也非王公之功則太原不何月即失矣
又日太原被圍二百五十餘日外城已失月城中乏
薪乃毀屋取木燃骨充纍殍死百分帷僅存一二餘

皆病不能起雖拔堅執銳者以其飢之悉委軍器但
倚壁瞠目不能步走至是金人攻重城如蹈平地王
稟間金人入城復領贏兵與之巷戰身被數十創孝
純等爲金人所執勅罕請曰爾以一城敵折守且
大遼爲我滅今城既爲我得有何能乎孝純曰使我
有權爾豈能逞其志也間自古爲天下者務修德不
務廣地既滅大遼使不繼世滅人宗廟德既不施地
雖廣大極盛必衰兵雖強黷武好戰必亡粘罕笑謂之
曰大遼天助丙政不修外侮邦國敗亡不時女色無
戰航海嘗首我家大聖皇帝知其必亡躬行天討以
順代逆社從邪據固已宜矣何云無德爾家闕主遣
使海上就盟者屢矣數次與好我太祖武元皇帝存
大體不欲出師問罪我家既得雲中聞你家始以兵
來湖界後以趙良嗣馬擴等來我皇帝責其收盟乃
不遣使事本嵩欲不通和以良嗣等再三請求乞依
舊好大聖皇帝降旨云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
南朝皇帝御筆親書今吏不論元約特與燕京涿易
檀順景薊六州二十四縣漢民其係官物及奚契再
渤海西京平灤等州不在許與之數後聞爾家寧入
燕京用兵失律敗北而歸童貫再遣趙良嗣來請兵
家圍燕京我大聖皇帝遂分三路入燕偽后齊走遼
大臣開門以降乃遣良嗣馬擴歸你家朝廷獻捷吾
六聖皇帝不豫歸國交與你燕京爾家遣詹度使人
招我家知平州張覺加其節鉞使世襲平州又將不

孫交割民戶招誘南去敗盟之君有如此乎向晉我
皇帝遣二太子郎君與我等分兵貳乘天兵既抵汴
京阿家君臣袁粵請和交割三鎮二十州以賊其乘
太子矜諱從請遂乃班師贊壁未乾盟言又變三鎮
不還以兵襲我自古遺盟不能享圖令再奉救命復
行弔伐汝宜自新吾當用汝孝純曰朝廷之事我未
不與闍惟被命陣此一方世受國恩焉敢背棄我闕
畜戰屍人之兵者爲上向數攻城未齋得志近以我
兵飢之故城爲爾所得又況攻城爲下策何足道哉
孝純惟存一死以報朝廷勿復多言遂顛目下語黏
罕又使人捽仆孝純及子淡於地日從我則有生理
不然我以萬種之刑及爾父子決大聲曰我不質朝
廷頗被楚擁抗言不撓父子要以必死黏罕曰爾父
子不豈死先取其餘各官來令看遂將統制高子詣
統領李宗額運副韓總提舉躡孝忠康訪狄疏通判
方箋張叔達三十僚人皆被殺而孝純父子願邑不
變黏罕顧謂高尚書曰押去勿令自盡孝純不食者
累日稍稍爲左右誘合啜術食黏罕令人押付雲中
靖康要錄云金人領兵寇擇州遂朝廷講仰言乃還
太原遣人入城諭之日朝廷已割太原矣亟闕門孝
純并副總管王稟日朝廷已割太原矣爾但奏朝廷
云某等不肯堅守加初金人大怒無加之何留兵數
萬守之其萬歸雲中賊於太原賊外用植鹿角木振
其城原數里中爲小徑往來縱犬以譬之是時天氣

已熱各休於林樾之下而分食太原十十邑其守益圍
大酋既歸雲中有諜者來云四月二十七日於雲中
張飲而慶者三日漢兒蕃兵打毬以勁焉太原雖被
圖甚密而犒出告急不絕皆於衣領中藏奏狀以遠
朝廷且令速進兵解圍告急之人能至脫者聞為賊
獲其書至朝廷以兵與城賊亦甚攝其告急之人
能違枯擠如鬼曰太原中煮弓弩皮甲以食又
將至者矣又云黏罕以原未下河東勁兵必乘其
後陷溺攻太原總守太死拒寇城中食晝至煮
弓弩留取筋皮充權禦以盡鋭攻之自十二月
至七馬甲能稟之雖黏罕力不能攴詠道援
兵如月不所可也久食盡人疲韓張瀕解潛等
軍內姚古至賊求劉世种師中晃月九日城遂
不守而俱儉校分兵之皆不得前賊所擒稟焉
與部師臣戰突少保孝純不能劉死解部曲盡
亡稟下決太原圍胡騎追之力為不死康遺
錄謂遂負攻廟而宗御容赴汾水而靖執不
屏封金人年太中孝純拜降戰孝純被御
容令氏編火截原又謂靖王要也關靖太宗
並云人殺水死其異云謂康平水而康小雀亦
以匹役汾於而與張然入統而金不取香御慕
罕移得繫屍遺史詳走其死可驗則虜擅要謂黏
死於火明矣三朝北此溪屍猶運判王死於水不
判王逸自焚死宋史本紀又截通判方茇死之詳見

封氏編年

〔文〕朔州守臣孫翊領兵援太原敗於城下翊河東名將也金人亦憚之黏罕既侵太原反據雁門翊自朔不得而入遂出甯化岢嵐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閒朔以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翊人至是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軍叛翊方戰爲叛卒所害案此文與金虜節要略同原本繫於此月恐誤三朝北盟會編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乙卯黏罕兵至太原知朔甯府孫翊來援戰敗被殺則宣和七年事也書於太原陷時者殆史有附見之例耳今姑附此於月末封氏編年曰黏罕兵至太原朔甯府孫翊來援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於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力乏乃復戰數日五兵皆盡爲金人所殺

〔文〕府州守臣折可求援太原敗於交城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眾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敵據闕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於交城遇黏罕之眾大戰後時可求遠來新至勢逸有聞故敗精原往金人初犯大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悉太僕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黏罕自雲中悉眾僕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

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更無關阻若劉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黏罕妻子財室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黏罕失意則斡離不亦喪氣矣由是痛絕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案原本繫此於是月亦誤李埴十朝綱要是年八月丁未折可求率兵擊金人於子夏山師潰東都事略在八月辛丑宋史本紀在八月己酉陳桱續編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亦並繫此於八月則原本誤也薛應旂續通鑑亦繫此於九月沿舊誤耳

又吳革以閤門舍人充使見黏罕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詞直虜相顧動色慍服為追回威勝軍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折彥質請於朝急備河南及對上問劄地事革曰金人有吞箭之盟入寇必矣乞措置邊事起陝西兵為京城援不復議和乃遣革使陝西句兵命諸帥臣講武備案三朝北盟會編繫此於是月十一日甲戌吳革回闕在十月十日壬寅亦見會編

又何㮚請置四道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

師〔案〕靖康要錄繫此於是年九月二十三日止書臣
僚上言不書何臬請置以甲子推之二十三日乃丙
戌也要錄又於是月二十七日書聖旨差北道都總
管趙野副頗岐東道都總管胡直孺副朱勝非西道
都總管王襄副張杲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副高公純
二十七日爲庚寅蓋丙戌請置而庚寅舉行耳宋史
本紀丙戌庚寅兩書其事與要錄合薛應旂畢沅續
通鑑及徐乾學後編止於丙戌月書之從其請置之
日也李重十朝綱要王宗沐續通鑑止於庚寅日書
之從其舉行之日也三朝北盟會編是年八月二十
日癸丑詔四總管許自選將以禦都城而西道總管
孫昭逵副之北道總管范詔副之無頒岐張杲二人
餘皆與靖康要錄十朝綱要同疑四總管本有此職
至九月丙戌請於四總管各加師衛使所部州軍莫
不受其節制耳會綿又於九月二十一日甲申書置
四道總管與此北差兩日當同一事東都事略獨繫
於戌寅之下與諸書不合恐課也何臬奏續見要錄
附載於此要錄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臣僚上言契勸
金賊滯騎侵犯河北都城備禦決可無慶理當更張
外援如令春勤王之師無所統一沿路作過來不及
期若俟臨時遣使決雖倚辦萬一道路沮擁朝廷號
令不以時達州縣緩急私自爲計各相願望亦無任
其責者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遣亂則宜重外重
外者宜假之以權令將佐士卒官吏財動足以廉搿

令擇人分總四道各付以一面令事得專決財得運
用吏得罷置兵得誅賞倉猝之際合從以衛王室連
橫以禦狂虜不頻朝廷營急措書可以指揮以爲救
援此今日之急計也擇之既精侍之宜厚委之既事
賞之既寵彼若不指驅以報君父則不忠不孝之畀
天下得以滅之豈敢復有願望哉謹條具如右一以
三京並鄧州爲四帥各帶都總管北京帥總北道河
北東路京東東路西京帥總西道京西北路陝西京
兆秦鳳環慶路南京帥總東道京東西淮南東西路
鄧州帥總河南道京西西南路荊河北路仍各置副
一員出則留守事平日依舊一四帥分總四道止爲
警急帥所部勤王差縱兵馬移運錢糧令所部州軍
各聽節制相爲應撥其餘事並依舊法一四帥舊係
帥府處自依舊舊非帥府處募府官依屬帥府差辟
隨府置罷一合用兵馬遂令所部州召募訓練以備
差發仍於所差處不限文武選有謀略忠勇官統制
合用錢糧遂令所部州縣不限高卑選通曉財用官
[illegible][illegible]以迸近償移運別項楯管尤差發兵馬之用取
逆[illegible][illegible]聖旨依奏又臣僚上言竊見臣僚集議乞於
洪州穎昌府闕德府鄭州各置都副總管用武臣總
管緣上件委任所責非輕惟人才實可濟今日急難
者用之必不如平時闕其元初薦引及目前暇措以
爲堅僻如此庶幾可以得人若使集侍從臺諫同一
處薦舉又恐人數不多難於推擇臣愚欲乞令六曹

尙書侍郎開封府同集一處翰林學士兩省待制同集一處臺官在本臺各屬文武可充都總管四人內有議論不同許別爲一狀薦舉以充其數外武臣副總管四員〻令三衙都指揮使樞密院承旨同集一處以同薦舉若此選擇必可得人不誤他日朝廷倚仗奏聖旨依奏並限一日

十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日癸巳朔）丁酉金人陷眞定府吉州防禦使本路兵馬都鈐轄劉翊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幹離不陷眞定府初虜人以三鎭未得復兩道入寇幹離不之師八月十四日入塞數以衆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攻眞定先是眞定帥劉鈐守禦備具人持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眞定在河朔嚴爲堅壁上以太原危急恐敵東軼侵犯河朔命鈐爲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遣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眞定邈措置乖謬鈐轄劉翊率衆晝夜搏戰城上金人初攻北壁翊身拒之至是僞移攻城東邈復趣翊往應力攻兩日一夕賊潛移攻具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金人忽鼓衆憑深而上城陷李邈不能死黎明爲虜人所擒翊猶率衆巷戰麾下稍稍亡去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挺刀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爲金人所守遂於孫氏園山亭中解絛絕脰而死邈被執至燕山不

屈死之據趙子砥燕雲錄日知眞定李邀城陷之日金人執見幹離不使之跪日本朝無此使之拜又云比肩難當飲飲飲日我非臣僕欲脅而從之幹離不止之日其人高節不可屈致於是與之件食同飲幹離不南寇欲與皆行遼辭於是押至燕山張滙金虜節要錄日眞定之陷也遼已抗節於幹離不故幹離不執之燕山金相劉彥宗逼遼不從復逼遼剃頭髮遼亦不從逼之甚遼遂書制髮爲僧終不從彼之俗遂又且示其不仕彥宗懸之閒於黏穽命彥宗殺之遼談笑赴市至死不改又案劉朔續末編年通鑑及宋史本紀九朝編年備要王宗沐續通鑑並作劉身李墮十朝綱要作劉靖古字書無身字惟哭任臣字稟補云從姓切音淨人名宋有劉身與十朝綱要劉靖同音疑並沿舊誤靖康要錄北盟會編及徐乾學後編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並作劉朔同紀事此節原本附繫九月則誤九月甲子朔不得有丁酉日宋史本紀是年十月癸已朔丁酉乃十月初五日也續宋編年通鑑九朝編年備要並纂此於十月宋史本紀東都事略徐乾學後編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並書十月丁酉惟北盟會編繫十月六日戊戌較丁酉後一日耳靖康要錄雖於是年九月七日書吉州防禦使本路都鈴轄劉朔卒而又於十月五日書幹離不軍陷眞定府殆傳聞異辭故並存之金史太宗本紀繫此於九月辛未而陳桱通鑑續編王宗沐續通鑑亦並繫於九月殆因此誤致

戊戌虜使楊天吉王汭（案王汭續宋編年通鑑及九朝編年備要作王芮他書並作王汭）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黼吳敏李綱等九人家屬命王時雍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歲幣並祖宗內府所藏珍玩悉歸二帥且以河東宿師暴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汭頗領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匹以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幹離不黏罕以楊天吉王苟爲問罪使齎書來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親繳書並元割三鎮並令開門以待先是幹離不歸黏罕間幹離不獲金尉不貲而己無所得遣使求路時勤王兵集有輕敵意乃拘其使諭月不遣有部管趙倫旨罷不得歸詐以告館学邪除曰金國有余親者領契丹精銳岂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大臣信之郎以詔書付倫賜親仍賜倫銀絹倫白黏罕罕怒表開其主其主報云深八攻討委元帥從長措置又驛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遂天祚梁王出榜海金國不道毀我宗蔚令南朝天于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祖則當修好御初吳敏奏上令致書梁王乃由河東入麟府爲黏罕游兵所得故金以爲詞金使之來也禮貌甚据持其書於上前日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

丹之後上日此乃姦人所為也而金使請必割三鎮要
金帛車輅儀及加其主之徽號上乃卑辭深明其井朝
廷之罪吏書王時雍實館之云又茶黏罕令楊天吉王
汭等罰罪書見北盟會編書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
烈左副元歸皇子右副元鄙同致書於大宋皇帝關下
頃因敗嚳以致連兵出直所歸彼此自見思得尋盟之
計用中割地之言厥後事因稽留已約復變況上皇之
鑒末遠抑亡遼之戒在前既恩再造之功可忽輕志之
意將久保有成之信盡早畫元議之疆曾自為辭管行
割送令則反假士民之因開更張軍勢以解圍茲事難
圖昔言安在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齎書報復回日輒
受閑諜之語陰傳構結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令日為此
中過朝廷奉到宣命據此賽惡更踰上皇仰就便差官
問罪從長相度施行令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照德
軍節度使王汭充問罪使副前去若深悔前過請速令
皇叔越王弟鄆王並太少宰一員伺詬行府齋書陳請
過咎仍據元割三鎮即行戒論並令開門以待撫定荀
不能此的示所圖謹白靖康要錄云十一月十日新差
知淵州邪倖除勒停追敘此事云先是二月閑幹離不
軍既還黏罕尚留隆德府詔遣路永迪等以和議之書
止黏罕黏罕闇幹離不軍獲金尉寶貨而已無所得遣
使數來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之意還日
吾兵强盛雄壯如當與虜抗衡而滅之彼既領吾肅王
過河吾何不能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蕭仲恭

趙倫等逾月不遣其都菅趙倫者本燕人猾狡權不得歸丐詐以情告館件邢傢日金國有余觀金吾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大國可結之圖其二酋傢遂以閭朝廷大臣信之郎以詔書授倫賜余觀納倫衣領中仍送賜趙倫等各帛絹千匹白金千兩倫至黏罕所首以其書獻之黏罕大怒以倫所獻書表聞其主且具言南宋反覆之狀其主復報云深人攻討事無大小委元沛府從良拱置遂破大原提兵向京師朝廷以傢始禍故有是命文案此節原本附繫九月諜也戊戊爲十月初六日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王宗沐畢沅續通鑑及徐乾學後編竝譯十月戊戊靖康要錄繫此於十月五日差一日耳北盟會編繫此於十月十八日庚戊與此差十二日然竝在十月也今據正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亦繫此於十月

金人陷汾州知州右文殿修撰張克戩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繫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黏罕縱汾譯等州汾壘壁之兵渡而知州張克戩堅守以侍敵俄開朝廷分河東爲兩路隆德爲東平陽爲西各命守民救汾州兵未至而城附克識南向焚香拜鑄乃自引決其家死於雖者凡十入人紹興中贈都監賈寘死之文案克識紀事本末誤作克戩恐係傳鈔之誤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同戩他書亦竝作克戩今據改此節與前節紀事本末通繫九月竝誤雖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

並繫此於十月庚子靖康要錄在十月八日亦爲庚子亦並與此戊戌差二日耳三朝北盟會編在十月十日壬子寅亦止與戊戌差四日耳陳桱通鑑續編陳均九朝編年備要王宗沐續通鑑等書亦並繫於十月

庚戌王雲遣使臣至自眞定府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須玉輅冠冕及尊號等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係此於十九日則辛亥也與此差一日李埴十朝綱要亦在辛亥日

壬子詔太常禮官入議金主尊號命康王使斡離不軍尚書左丞王寓副之後寓辭以知樞密院馮澥行〔案〕宋史本紀貶寓爲單州團練副使命馮澥代行在是月戊午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知東上閤門事高世則館遂郡觀察使充參議官初金騎之退也朝廷遣王雲曹曚奉使軍前六月十九日始回雲曚言金人七月十一日復至燕京十五日議罷兵八月一日更不點集宰執以爲不可信出雲知唐州曚罷職

至九月閒聞金人已陷太原始召雲曚再使曚不肯行曰但速起天下兵控要害寇必再至又出曚外任官觀雲請試行探賾其意旣至軍前卽先遣從李裕回稱云金人索謝和議禮物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

癸丑金人陷平陽府案靖康要錄繫此於二十四丙辰東都事略北盟會編十朔綱要同

初汾州旣陷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險峻如壁可以控扼乃命將以守朝廷有遣劉琬案劉琬北盟會編作劉銳宣和錄同東逢虜記亦作劉銳乃劉仲武之子統將衆駐平陽以捍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者日給疏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金人領銳師寇嶺於山上仰望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爲

之奈何徘徊未敢進俄而官軍潰散遂越嶺至平陽琥領兵遁去（〔案〕北盟會編河東逢虜記知平陽府總略使林積仁亦於是日遁去）城遂陷官吏皆縋而出已而威勝隆德澤州皆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人陷威勝軍執守臣張堯佐擄李稟十朝綱要繫此於十月壬寅而北盟會編在八月二日乙未恐誤是年二月金人攻陷威勝軍三月姚古復之至是又陷北盟會編又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丁丑金人送東道總管胡直孺知威勝軍張堯佐入城則被執而未死也）

辛酉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种師道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通鑑書十一月种師道薨上臨其喪後謚忠憲靖康要錄亦書十一月四日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种師道卒而此繫於十月辛酉北盟會編宋史本紀王宗沐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及徐乾學後編並繫辛酉與此同師道追諡在高宗時事狀告詞竝見封行功編年附錄於此編年日种師道饋後續子淵知殺州以伯父師道自來勞續奏上之加褒追中書門下省吏部狀准討封謂紹興五年六月三日敕中書門下尚書省送到故太尉同知樞密院事開府儀同三司种師道親婿閤門

宣贊舍人新差權發遣敘州軍州事种溫狀亡伯師道
出入五朝四更文武忠亮顯著見於勳業任提舉常平
日因上言免役等事入元祐等黨籍伏念伯師道元係
太尉見任樞臣菟背日蒙恩止依散節度使劉昌祐等
例聽開府儀同三司今伯師道在位並無子孫其告敕
等履經兵火茲皆失去無綠詳具令略具大節並遺表
錄白在前欲乞依元祐宰臣呂大防近例恭候行下太
常寺定論其贈官更望朝廷詳酌施行伏候指揮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种師道特贈少保仍令太常寺定諡
今來太常寺擬諡曰忠憲謹按諡法憲國忘家曰忠文
武可法曰憲斷會本官係特恩贈諡依指揮合命詞給
告伏乞朝廷詳酌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一日奉聖
旨依太常寺所定司封供到勘會种師道生前封邑昨
緣遷江失散索請無遷捉樹外尋將渡江後應管簿書
論照得紙神論道封邑除下已种淵取宗候到別具狀
供施行奉敕旨古者死而無諡至於罔有考行易名付
之公論貫胝予奪莫之敢私百世傳焉垂勸天下故太
別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贈少保种師道世載
籍略性服仁義早觀有道以自修飭言行無玷出處可
觀論新法之害民迷坐黨籍言北伐之誤和致使退休
女眞內侵起授師倚昌言擊討國努所遷國議奪之至
於禍敗騎驪出人以沒其身天下盡傷九原難作夫心
篤國家之念可謂曰忠材兼文武之資是宜為憲使爾
不朽名言在茲精爽未論尚款加寵可諡曰忠憲告詞

云村弗究於當時名愈高於後世自古賢哲遺恨常多
朕方聽鼙鼓而增思悼爪牙之先奪肆加褒恤載揚芬
芳故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贈開府儀同
三司种師道文武俱宜忠孝無爽昔在燕山之役每許
權臣至於靖康之初首陳善計謀既迅於和議功莫遂
乎戰多飲恨而終昌言猶在贈典未及人情鬱然因猶
子之之陳升亟保而作寵夫誦詩見方虎之烈册贈聞
頒牧控風夢想音容悼嗟何已恩章所及其尚知歆可
特贈少保
餘加故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竄李綱言者謂綱專主
戰議喪師費財又指言十罪責授節副建昌軍安置
以綱上疏辨論謂退有後言以惑眾聽再論寧江案
靖康要錄元年十月一日臣僚論列李綱章疏甚多
奉聖旨李綱差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責授保靜軍節
度副使建昌軍安置三朝北盟會編悉附載於九月
十九日陳知揚州之後要錄元年十月一日臣僚上
言所謂大臣者以身任社稷之安危儻輕動妄作懷
私謨國豈能逃誅哉伏見李綱本以凡才謬膺器意
卵翼於蔡氏之門傾心死黨遂上皇將有內禪之有
攸先制探引綱為援使冒策立之功而綱之罪狀港
不可言者臣請為陛下陳之太上皇帝心存道與有
聽萬幾陛下以太子受大寶位臣下何預焉乃敢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此其罪一也金人之兵薄於城下

逮西京兵至彼且心懾氣懾不敢肆行抄掠莫測西兵之多寡强弱兩軍相持則易於和議矣綱乃妄意一務逮姦平仲之挫卹使金人復肆虎狼之心其罪二也王孝迪榜取民金實京都之民爲之雖動朝廷大議已定不取於民而綱自出榜文以爲已功身爲大臣躬至肆市以收前榜奪譬兵民使忍歸於君上其罪三也兵既妄動朝廷不得已暫行寵免焉之死黨者默喻其意力率士庶伏闕乞用李綱曾持君父幾至變亂其罪四也身領守禦不知體國假君爵辭以市亂恩四璧之賞太濫幾至數千人而親戚故舊或盜轉肯資或白身授官辭有遺者其罪五也陰與哭敢黨庭蔡氏薦京人對上皇之歸也力引蔡氏傳還京國說跡詭祕其遣依書則有密語不敢忘之說但不知所謂密評者何事其罪六也自謂功多排斥同列任情好惡妄作威福至陛下有惟陣作福作威之戒其罪七也身爲偃輔習術疎遂不能逆詐輒以蠻書付入金人之使妄結余覘使金人復加恐潰抄掠吾民而河東河北之寇未平其罪八也陛下以神師中之敗沒欲遣偏臣宣撫河東而綱亂拒抗君命乏納陛下所與之命以臣抗君設於政屠其罪九也逮至澤孟不務持重以量兵勢推以軍法督藏遂至解潛之兵潰散卒無尺寸之功而許以門守其罪十也古人所云是口尚乳臭者其綱之謂乎且行軍用兵徒加襲童貫之迹妄自尊大僚佐者罕見其面獨

或施政講矣與綱謂大按知廷市綱圖短敗訪可是當所望持
以行王和綱哭於之議綱若以私強若淹亡辞謂而於侍陛後
宮之孝好之敏陛功傳之不賈恩辨不留之置重宇羣者下智
屋論迫其罪力下竣位罪明衆故似究界亢幕矣民心賞早不
折臺庸使一建龍加陛未數怨一智正月士府綱聽號罰正能
還諫暗都也大飛柄下易其嵩時欸其縻圖皆天也令也十用
元交無邑今策之用蔡悉罪嵩小爲罪費事一資臣之民罪賢
循章狀之春贊後以攸陳而之人似而國按時疎竊施之特果
綱奏得民金成乃庇乃請播民喜勇顯用策誓薄見播所賜致
乃劾天輸騎內始蔡流爲告輕爲竊黜不旣附濟李告信寶憤
掠陛榜金至禪引氏傳陛之信稱主之可非之以綱或者斥敗
人下於帛城綱敬之上下則易譬威則賚所檢凶自匿號又欲
主卽通以下之以宗皇言非動每以非計長人復樞厥令臣誅
之罷衛助陛欺爲敏之其所綱綱交所辛料選地密指也擦厥
美輸肆國下天證罔命大以之之羣以不敵用位出則若上由
使納爲蓋屈罔奏已謂者宇姦敗枉定能憲裨尊爲非黜言咎
行或乖非已上疏不哭上庶詐則違國解變佐崇宣所賞臣縣
營命謬得爲抑自勝敏皇聽何歸公是太又多恥應以之闕諱
司以不已民又云誅有獨也由咎道也原其平於其定心國執
收官可執以甚臣矣建決臣盡朝以然之所日杳任國不之伏

榜部人但見李綱收榜曾不知出於陛下也故綱之
罷其徒倡市井無賴千百為羣自晝縱殺幾至生事
綱之罪二也陛下始降親征之詔燕越兩王上表固
請從臣言官亦皆奏疏乞罷親征嚴都城守禦雖殿
臣武師亦以為言又綱言侈躬述利害回變與之行
陛下俯順摯情豈獨綱綱之力哉欺愚或眾妄是夸耀
綱之罪三也若追師回集神師道與諸將戰御兵郊外
金營後寢懼附加持重從師之謀絕其抄掠使聽贖
為後圍豈有平仲喪敗之師仲戰綱賞使聽輕
舉安發說國大計道復肆房狂之清亂俯聽綱
之罪四也蔡京之棄君父通於州遣人以奏贖抵
綱使之詩對綱輒敢為京數奏亦侍綱在朝遽至
國門以侯召命顯庇元惡輕負國恩綱之罪五也蔡
攸建請上皇為渡江之計日講姦言離潤兩宮逮其
黨宋曉傳導語言狂率不遂神人共憤攸既以罪被
斥綱為營救綱之罪六也攸在丹陽綱門圍城中通
書至為訣詞云不敢論德又有太師鈞候甚安此中密
不報通問語時京在占雲館也其披寫腹心親使
無間一至此綱之罪七也於乞之章妄云奉愛
兩宮協和上皇陛下陛下下去上皇天性至為
本無徽毫之間命綱此語哉奉罪八也綱任敕
元神偃蹇達無輒取除援之部侍郎以後詰用
繳納朝廷略命顧憚罪九綱總行營專主
兵遷者乃復請卑詞厚弊以講和又請親降手詔棄

太原棼度外綱之罪十也今夷狄憑陵國威未振綱
之誤朝致寇喪師辱命與夫懷姦黨惡之罪已條具
於前矣伏望陛下秉乾綱之斷贖離照
之明虞之散秩寶之遐方以申邪憲
又陷平定軍黏罕東攻太原之壽陽城小而百姓死
守凡三受攻殄虜之衆萬人竟不能拔乃攻平定欲
據井陞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幹離不合兵攻平
定亦喪二三萬人拔之黏罕窩里李會議平定再寇
京關兀室日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眞定二者
乃兩河領袖也乘此先取兩河徐取東京不爲曉先
犯東京不利則兩河非我有也兼太子昨已到東京
不能取之黏罕日東京天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
兩河雖得莫守昨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又
紓右手作取物之狀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諸
酋稱善案李壘十朔曰要繫此於丙午爲是月十四
日北盟會編在九月綱十一日甲申宋史本紀徐乾
學後編及薛應旅畢沅續通鑑並書攻平定軍於
十月庚子爲初八日蓋攻於甲申丙陷於丙午也
又上間新失太原眞定大以爲憂乃下哀痛之詔命
兩河互相救援命諸路合從連衡見便而動無拘一
律案靖康要錄繫此於十月十五日丁未李壘十朝
綱要繫於丙午爲十四日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薛
應旅畢沅續通鑑並繫辛丑則爲初九日詔文見要
錄附載於此詔曰朕通好鄰國屈己增幣無所不至

凡所以保疆土全養生靈敵未退師攻陷城邑每闘
邊報痛切朕心已令盡召天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
可嬰城自用坐待其斃令仰河東河北諸路帥臣傳
檄所部州軍各得便宜行事合縱連橫相爲救援見
便卽動無拘於律其見官吏能與鄉里豪傑率眾捍
敵保守郡邑大者寵以公相次者授以節鉞或召用
於朝或世襲其地各宜體國舊然自拔無使鄉里墳
墓坐陂殘破父母妻子生致繼散所不皇天后土宗
廟北顧流涕明告此吉忠民義士甯不勤心故茲詔
示想宜如悉仍仰宜撫使徧行告論十一月八日詔
曰朕自有大統屬時觀難外傷憑陵元元被害於是
捐棄金帛寶王不可數計以救百姓於垂斃繼修和
好遺賂之使項背相望所有凡求悉從其請雖衮冕
車輅稱號美慨無所愛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
而歛勢末已起兵端心欲我人民覆我宗社使
我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擄財物積聚皆遭劫奪忠
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爲戰令下之日應河北
京畿使行淸野保守城池其眾徒結捍寇立功自節
跋以下皆以充賞仍仰州縣偵以報閭若自能斬首
隽彼者倍軍功凡吾赤了與其殘於敵人之手流爲
畏域之人孰苦從危卽安轉稱求福與言及此流涕
無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能率眾勤王或立功河
北河東者泣依此恩推
之容爾眾庶咸體朕意

又陷隆德府執守臣張有極案北盟會編繫此於十月十七日乙酉是年二月黏罕陷隆德府守臣張確見殺三月姚古復之四月以杜充知隆德府至是又陷未知杜充受代在何時耳會編云是日黏罕至城下言要守城皆出讓是日通判李謗出城入黏罕寨見黏罕言我今提兵問罪趙皇去不攻你城但將犒軍酒食權料來我等乘夜過去謗乃奉聽是夜入賊言於知府張有極言可與父老共讓遂呼在城父老等言通判昨日相見言不攻打城壁只要牖設酒食等物可否良久眾日若如此拜降也如通判要與卽與男女等卽願守城遂不出報次日早黏罕使人來問牖設物眾官上城城上人云前日李大夫許我犒設昨日何故不送來父老喧言罵詈這裏無犒設物謗止之之又云不可但與他所許物無使攻城萬一不虜悔之何及將官言公莫待反也遂以刃中謗面黏罕攻城城陷殺錢甚眾劫掠無遺知府張有極被俘會徧又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金人請以何東轉運使張有極爲大金隨軍轉運使

又兩木冰案靖康要錄十月二十三日乃乙卯也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舉沅續通鑑同

又高麗來貢胡舜涉言高麗事金國必鏡我之虛實以報敵望止令遜表卻其使還案靖康要錄繫胡舜涉奏於十月二十五日則丁巳也要錄又於十一月五日載高麗貢使十一月一日至定海縣宋史本紀

竟於十月丁巳書高麗入貢則誤矣要錄十月二十五日侍御史胡舜陟奏冀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唐貞觀中高昌王將入城西域諸國悉欲遣使奉獻魏徵以爲不可太宗從之皆不欲鑾夷弊中國也高麗弊我國家五十餘年矣政和以來人使每歲一至淮浙之閒不勝其擾所過州縣官私船隻奪爲用驅村堅挽舟一縣至有數百人田桑農業盡廢州縣前則句致保丁多至東餓失所沿流亭館寺觀悉陳設排辦所用之物皆出於民官吏督迫急於軍期吏緣爲姦民無所訴更有宦官爲之提轄事過有須索州縣循苦之糧答取辦於口故淮浙問皆言高麗一過甚於遣寇何往所得貢獻皆玩好無用之物所費皆給藏之寶民之膏血近日賜予尤加優典所費不貲而又有一路饋遣燕勞之用約數十萬繙高麗人貪淮欲數至臣不知朝廷囊國害民以待此小醜果何用邪又有爲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大金矣二虜能致其死命而我無如彼何故畏虜而不畏我所得賜予聞與敵分我之山川形勢兵旅眾寡財用虛實往往竊測以報金人如此不惟有所頻費實養虎遣患豈非爲害之大者乎臣近見兩浙中路高麗人使入朝非久則至明州臣恐復如前日騷動淮浙耗蠹邦財今日聖政一蘄悉革弊事以撫養我赤子伏望陛下以漢光武唐太宗爲法勿使入朝實國之利如使人已到明州止令本州遞

表入進遣還使人大率高麗人入朝於國於民有害但於州縣駐吏管待小人有利焉臣願睿明於察此去數十年之弊政以慰天下企望之情奉聖旨依奏十一月五日高麗國王楷使賀皇帝登寶位詔差衞膚敏借太常少卿為接伴使未至以明州知鄞縣李文淵攝事客十一月一日至定海縣計二百九十二人館於樂賓館先是樞密院奉聖旨令人使更不赴闕明州差官押送禮物至明年四月人使離館歸國去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六

慈谿馮一梅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七

欽宗

靖康元年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戌朔）甲子康王入辭上賜以玉帶撫慰甚厚王出城北權留定林院候冠服禮物成而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十一月四日康王馮澥等奉王輅同發出門是月甲子爲三日蓋三日入辭而四日出國門也）丁卯王雲馬識遠楊淵趙希顏等來見康王雲曰當日謂和議成大王方可行馮澥曰如此則李裕之言妄矣雲以鄙語詆澥澥怒即奏雲無禮誕妄誤國大計不報（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戊辰雲至自軍前言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進取汴都（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若二十日使不至即再犯闕）中外大駭康王復

入門罷馮澥爲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繫此於十一月七日即戊辰也靖康紀聞元年十一月五日臨密馮澥歸自河東具言金人索金玉輅及上尊號事朝廷從之澥行後兩日中途遇王雲復同還雲堅欲割三鎮地即此日事徐乾學後編云康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部王遂不行

已巳集百官議三鎮於延和殿（案）己巳原本誤作己丑據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並作己巳靖康要錄在是月八日亦己巳也今改正靖康紀聞獨云在是月十四日恐誤各執筆札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惟梅執禮孫傅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不與者曰朝廷經三世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皆其末也況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塘故事豈可遵乎與者曰朝廷嘗許三

鎮今反不與是中國失信於夷狄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人怨神怒師出無名可不戰而敗也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涕乞與之以紓禍已而黄門持宗尹章疏示衆曰朝廷有定議不得異論會李若水歸自黏罕所慟哭於庭必欲從其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何㮚持之甚堅曰三鎮國家根本奈何棄之況虜情變詐安可保其必信割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爲赤子棄地則並棄其民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上然其言康將密啟上以親征爲名西幸洛京據秦雍以圖恢復而留太子居守何㮚力諍其不然上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先是金人遣王雲約以十五日以前告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矣何㮚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眞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唯梅執禮建議請野尋召孫傅及執禮入對議遂定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七日先有

詔書今附載於此詔曰朕屈意議和無所不至雖袞冕車輅名號之類無所惜蓋欲保祖宗之土地而金人必欲三鎮今與之其害如何欲不與之其利如何朕當從衆而行之不敢自任令御史臺官告報百官初八日於尚書省議以國宰執親戚不得不預觀望令日百官廷議繫宗社安危各要見的求久利害若割三鎮或不割各如何保無後患割之而來不割而來各如何備禦不得鹵莽朕無固必只從衆議是者行之

癸酉晚金人至河東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對壘〔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上敵發數十騎來覘回報其帥曰南兵亦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有婁宿大王曰〔案〕婁宿大王靖康要錄作婁氏大王即金史之婁室也金史大金國志皆有傳金史云婁室字斡里衍完顏部人年二十一代父白答爲七水諸部長大金國志云婁室一名婁宿父貞人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初與選族帳之壯武者婁宿與焉畢沅續通鑑作洛索南兵雖多不足畏之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取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爲然黎明王師悉潰遂長驅而

南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五日折彥質責授海東團練副使永州安置以此故也十五日爲丙子後此三日耳北盟會編於十二日癸酉書折彥質軍潰李回奔京師於十五日丙子書折彥質燕琪東河南走回京師而於十七日戊寅書責降折彥質二十二月癸未書罷李回

甲戌金眾盡渡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眾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棄城走西道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琪皆棄城走黏罕乘勝陷河陽及西京薛應旂續通鑑云金活女師先渡孟津黏沒喝從之

斡離不屯兵慶源城下欲爲攻城之計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都統王淵遣兵三百餘人往劫金寨金兵亂乃殺賊數百宣撫使范訥統兵五萬守滑濬以折之斡離不知有備乃由恩州古榆趨大名紀事本末卷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斡離不乃由恩州至榆渡而邀大名由李固渡濟河靖康要錄是月十三日劉韐奏據都統制措置變源府城守王淵申契勘金人十月二十三日到城下安排攻打二十四日偽差州統制官韓世忠揀選步兵二百人於西北門劫敗敵寨放火殺死金人不知數目其敵寨盡皆亂闘昏黑相殺其得功將士乞等第推賞奉聖旨韓世忠與除正任防禦使餘軍兵各轉五員資

乙亥命康王再使斡離不軍許三鎮並奉袞冕車輅以行仍尊金國主爲皇叔上尊號十八字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北盟會編十一月十三日甲戌馮澥李若水充告和使副同王雲馬識遠詣黏罕軍前交割三鎮地界較武前一日據李若水山西軍前奉使錄云限十四日出起發出門則馮澥等出使與此同日矣奉使錄又云若水等行次懐州見館伴使蕭慶慶曰王侍郎等幾時可以割來若水曰某等與王侍郎同日出國門某等兼程先來蓋同日奉使而行有遲速耳康王奉使會編繫十六日丁丑與此云乙亥奉使丁丑出城微有不同據宣和錄耿南仲既定康王割子奏乞差文在收延藉武臣高世則二員充參議官丙子康王奏事在某中中時還府第延藉世則參見與王做然曰國家多難君主憂辱苟可以了事義不得辭然深入不測虜廷未有還期公等歸與父母妻子訣來日五更至此同行延禧世則乃歸推王雲家蜀不在京師留宿康王府第丁丑五更皆至少頃與王同行是康王奉使割子因宣於乙亥日而出城在丁丑日與此合

丙子王及之同金國通和使王汭來云 案王汭靖康紀聞作王芮 軍已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以畫河爲言陛辭殊不趣有

姦臣附關主之語上下洶懼卽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

繫兩府二人聶昌耿南仲也詳見二十一日壬午十朝綱要謂即馮澥李若水誤也馮澥李若水奉使已於乙亥出國門矣與此無涉靖康紀聞繫此於十六日丁丑載此後一日

唐恪既書敕何㮚大駭曰不奉三鎭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㮚不肯書因請罷

繫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何㮚以堅拒三鎭不與金人故罷以陳過庭爲中書侍郎孫傅爲尙書右丞然據紀事本末乃由於不署書河赦書此恐誤靖康要錄是月十五日何㮚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留領開封府事十六日以資政殿學士提舉龍泉觀陳過庭孫傅除官亦竝在十六日是月十五日爲丙子十六日乃丁丑與紀事本末正合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亦竝繫丁丑議三鎭在是月八日靖康要錄議三鎭後即云朝廷從與之者是日何㮚罷中書侍郎誤與此同議三鎭時上聞何㮚言以足頓地曰嘗以兄守社稷又召梅執禮等入對定議即下詔淸野則宜日竟從㮚議何至即日罷官何㮚之罷在十六日而不在初八日可無疑矣靖康紀聞以㮚議二鎭繫於十四日亦云朝廷從與之者議遂罷何㮚中書侍郎並以不書河赦書與前議三頭談合爲一耳議以三鎭與金人者范宗尹諸人而宋史本紀是月癸

西范宗尹以首議棄地罷則堅執三鎮之時㮚實未嘗罷也要錄又書是月十七日何㮚領開封府尹㮚事二十九日㮚爲門下侍郎日下供職閏十一月一日㮚授通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則未幾即復職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守城至晚詔金人已渡河百官疾速上城金兵由汜水關渡河西京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風而退京師聞之杜門清野事紀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四日京畿人戶盡移入城十四日乃乙亥也與此差一日）

丁丑王雲耿延禧高世則等從康王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眞定城高幾一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行次長垣百姓喧呼遮道至頂盆焚香乞起兵扼賊不宜北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六日遣康王爲告和使耿延禧除龍圖直學士與高世則爲參謀是日康王出門午後諸門皆塞獨留東水門幷陳州門

戊寅康王發長垣入滑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十朝綱要云己卯康王至滑州朔日明

庚辰康王至相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北盟會編康王發自濬州至相州是日黏罕遣鐵騎四百自懷州來邀截奉使車騎津人告以過河累日矣又遊騎追躡於後邏巡檢任永吉告之如津人云乃回

壬午康王次磁州（案北盟會編康王至磁州在二十日辛巳）州人殺副使王雲先是雲奉使歸過磁相言金人聲勢非前日比勸二王郡爲清野計二郡從之撤近城居民命運積穀入城（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人再至果以磁相無糧由他路入）磁人以是怨雲王至懇謁嘉應侯廟（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磁有崔府君祠乃東漢之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曰懸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臣義烏宗澤欣上謁其廟守）百姓遮道諫曰不可北去肅王已爲人誤初言二太子重信義肅王至河必還大

臣亦保無他今果如何雲乘馬在後語百姓曰大王謁廟卽歸非去也或曰已有萬人守北關雖欲行不可耿延禧高世則諭雲勿與辯雲曰人言何足恤徐進至廟民心益忿至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眞姦細也祠神畢雲出遂被害及王出廟門父老百姓前擁言曰大王不可北去今離北門五六十里卽有番兵尙書是細作適已打疊了王遣人諭以不復北行衆乃引還初過河之明日巡警任永爲金騎所掩問王所在永不荅後得脫因請王回相州會汪伯彥亦以蠟書來言敵遣五百餘兵沿路訪問欲邀襲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於是延禧等皆勸上回相州）王卽回具奏河北民心不寗磁人殺王雲不令北去且聞敵已南渡故復回相以俟聖裁王令韓公裔訪得他道

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一知者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宗正少卿宗澤奮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撫副使提兵不進并劾雲使金張皇事勢及上乞置邢洺磁趙相五州各養精兵二萬寇至一郡則四郡相應凡一路常有十萬兵上大喜之嘗以語康王其後議辛不合王至磁澤出迎渴王問之澤日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殊不費壘王喜其言尋相州守臣汪伯彥領兵祁迎王人病於州治因言是日被朝旨二一令本路諸郡倡召土豪民兵鄉賊節鉞而下皆充賞典一河北不得鼓倡民聞起兵生事有礙和議同時行下兼傳聞斡離不於十四日由大名府魏縣李固渡過河令顯大王暫留審議國計遺耿南仲使斡離不軍聶昌使黏罕軍且以大河為界許之又告和初金人入寇騎軍駐懷州不行者越旬是日遣楊天吉王汭勃堇撒離母來命吏部尚書王時雍帶御器械王俅尚書吏部員外郎王及之館伴天吉云兵已臨大河去國城咫尺開兩國戰爭界年生民塗炭已久此緣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致好

以誓書遣臣等來復兩國之歡好止求以黃河為界上不得已從之汭曰陛下敦信許和乃兩朝休兵之幸未知遣何人報聘上曰待遣往汭曰春時議和退師以三鎮為約陛下遣張邦昌路允迪割地皆臨時驟進御命而往果見中沮今傾國而來蓋要理會今失信公事也若不輟左右親信大臣一往必不取信於是上批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各令自陳陳過庭以主憂臣辱首自請行唐恪馮澥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尋詔過庭忠誼可嘉特免奉使差辭免人耿南仲聶昌為告和使日下出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

癸未南仲昌偕王汭等出國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南仲至衛州衛州欲殺金人王汭汭走南仲得脫遂如相州昌至絳州諭令割地絳人不奉詔為鈐轄趙子

清所殺劉其目碎切之考絳人殺聶昌在閏十一月十五日續鑑蓋因連類竝書

康王次相州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陳桱通鑑續編云初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韐宣撫眞定募敢死士飛與焉屢禽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承信郎

甲申初下詔清野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梅執禮建議清野命梅執禮爲河東北京畿清野使已而京畿民扶攜入城大擾遂罷據靖康要錄繫於議三鎮之後東都事略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鑑竝繫庚午議三鎮在己巳則庚午卽其次日也靖康紀聞繫清野詔於十五日

內外驚擾軍民乘時掠財貨焚屋宇城東巡檢龍清等捕殺三百餘人稍定

[案]龍清靖康紀聞作魏清繫此事於十八日乃己丑前甲申五日

未幾罷清野指揮民間鼓舞

[案]靖康要錄罷清野指揮在十七日乃是戊寅前甲申六日靖康紀聞十九日開封府揭榜云前日北兵來係折彥質潰兵已招安訖城外居民各仰歸業又榜云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十九日乃是庚辰北盟會編罷清野指揮亦繫於十九日前甲申四日

而鐵騎已逼城下矣

自此金兵日至[案]靖康紀聞十七日道路傳聞遊騎已渡河執政諸公似未深信皆云自秋末簽事李回已將兵防河矣但邊報益急殿前司乃遣馬綢作斥候十九日夜二更馬綱還報金人已渡河大臣猶未之信再遣使臣劉詞將步騎三百出封邱門遠探二十日劉詞遠探星驍而還云兵次陳橋爲金人掩殺傷者幾百人大臣始倉皇而討無從出矣靖康要錄十七日堠騎言金兵已過近郊京師大震於是戒嚴稽治樓櫓明日加是折彥質潰卒復開三門議者或謂敵乘機渡河鼓行而南有易我心不若四面十里閒各屯兵二萬堅據要害以伐其謀別馳萬騎往來助之絕敵糧道清野以來弱囊且渴使不得進掠縱敵開伺敵隙時出兵營其虛實令河北郡邑結營自守更走使以元卿拜康王集兵揚言擣燕山以動其心潛軍河北合四方勤王之師統其背夾攻之敵不難亡也或謂金兵焱銳而我師挫雖久矣開深入氣益不能支敵坐僞國體不若擁駕臨狩徐議所向嬰孤城自守誰可久也邪猶豫未決閒而敵掩至朝廷花然不知所爲初种師道聞太原皆失檄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兵及陝西制置司團練兵時總管張叔夜制置司錢蓋得檄各統兵赴闕[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張叔夜入衛上以手札起兵叔夜自將中軍二子伯奮仲熊將前後軍凡三萬

人至劉氏遇賊遊騎與戰殲虜數百人轉鬭而前己丑至京師屯於玉津園東道總管胡直孺為虜生得以示城上都人益恐尋擢叔夜簽書樞密以其兵入城同孫傅措置四壁叔夜與范瓊同襲虜營不克叔夜奉种師道機與錢蓋各統兵赴關有詔止兩道兵毋得妄動而散至是上始以手札趣之而又至也靖康要錄十一月二十二日張叔夜自鄧州帶獵戶勤王至南薰門二十二日為癸未與己丑差六日李埴十朝綱要繫此於己丑靖康紀聞繫此於二十八月會師道卒唐恪耿南仲專主議和語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京城下何以給之兼既以議和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闕下甯不激怒乃止兩道兵令毋得妄動如已起發卻於原來處分屯兩軍遂散陝西軍往秦鳳熙河南道軍往房安復州及寇傅城四方兵無一人至者在京諸軍前出戍河北河東往往潰散城中惟衛士上四軍中軍效勇案北盟會編作效用及京東西路弓手七萬人於是殿前司以京城兵諸營兵萬人分

作五軍以備緩急救護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嶽觀姚友仲統之〔案〕姚友仲原誤作姚平仲平仲於二月失事已遁走矣靖康紀聞陳均編年備要陳桱通鑑續編薛徐畢三鑑竝作姚友仲今據改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景陽門〔案〕靖康紀聞作封邱門辛康宗統之〔案〕辛康宗原誤作辛承宗靖康紀聞辛康宗為東壁統制在二十三日而羣聚捶殺太尉辛康宗在二十七日是兩見辛康宗實止一人也北盟會編以兩事同載於二十五日而辛康宗被殺一事誤載於前統制東壁一事誤載於後於是疑被殺者爲康宗而爲統制者非康宗遂妄改康字爲承字耳此作承宗承字亦承字之誤也錯作備要許寇游續鑑作辛承宗陳桱續編承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作辛承宗並沿舊誤而爲亂民所殺者宋史本紀及徐畢二鑑又作辛亢宗且繫閏月二日與紀聞又不同又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北盟會編是月二十二日四壁差提舉官東壁孫覿西壁安扶南壁李擢北壁御溥每壁三尚人差部將小使臣等七百員孫傅都提舉王宗濋都統制劉慶范瓊統材武人分門壁又二十五日每壁增留提舉官一員東壁辛永宗南壁高材西壁張撝北壁劉衍以孫傅爲守禦使殿前指揮使王宗濋爲守禦副使郭仲荀盧

益爲提舉守禦司幹辦公事又以劉延慶提舉四壁以劉韐副之每壁以文武陞朝官宗室一員爲同提舉每門以宗室環衛兵一員以司啟閉又諸門置彈壓統制者不可勝紀京師大而兵寡少倉卒之際四方兵將不至無以守禦捍城乃以武舉及試中絕倫人先補官守禦又選在京稍習材武人數擇太學生有策略之士百人借官上城猶以兵募爲憂乃召募壯人效力敢勇之類其目不一皆分門禦捍又王健請置奇兵朝廷從之以健爲統領官何梟提領召募奇兵又有召募忠義兵者孫傅提領之

戊子金人攻通津門（案）靖康要錄作東水門范瓊出兵焚寨楊天吉等再來復以王時雍王俅爲館伴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東都事略繫丁亥與此異月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陷澤州守臣高世由降（案）原本繫此於冬十月李埴十朝綱要繫於十一月丙戌據朔閏考是年十一月壬戌朔而此節繫於丙寅之前不宜有丙戌疑是壬戌之誤北盟會編十月二十八日庚申黏罕至澤州城下十一月一日壬戌朔黏罕攻眞定澤州守臣高世由以城降金又云是年十二月十六日丁丑金人請以知澤州高世由爲西京留守

〔文〕夏人寇邊陷懷德軍守貳劉銓杜翊死之

〔案〕十朝綱要繫此於丙寅東都事略宋史本紀王宗休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及徐乾學編宋史亦與綱要同然據劉懷德節錄城陷於十一月之後五日以壬戌朔推之實爲丙子疑丙寅乃丙子之誤北盟會編趙姓在朔日壬戌乃攻之日非城陷之日也杜栩據薛之朔中與遺史及老春秋東都年略宋史本紀王薛徐畢門謂並作杜翊世惟九朝編要作杜翊恐亦課脫世字劉懷德死節錄叙陷城詳令節錄其文云繹略使席貢念懷德爲要衛地擇威望可以當賊者成曰瓦平寨第一正將劉忠厚得士心若欲當賊非斯人無可用由是牒銓知懷德軍銓素以忠略間自負其才可以立功其日奉撤就道虜人素聞銓之名不敢爲易與計屯兵縣互數十里而園之懷德薄之卑兵少而食不足銓前至懷德晝夜修城戰士備軍民亦喜銓爽不頓盡死力銓激帛自若城以而忠義節當死守報國賊攻城之具智巧百出子衛破之賊技不能逞月餘殘殺夏人已萬餘人無懼謀於遇昌欲退竭昌曰城中縱矢石無數叟盡繼且連諸郡兵不能下一城益示弱爾城中矢虜時天大寒從教人圖泥沃以水黎明以泥亦用破遇昌見之喜謂太子日果無矢石矣銓謀猍之硅憤發機石可疏其而遇昌攻急有斤椽張廷遽撫樹云可守則守否不若降銓大怒曰像心

已負國矣是難與其事趣奉出斬之衆皆股栗無不
一以當百故用有程進者夜縱城出降悉告遇昌釁
盡危迫狀遇昌乃雍進近城更以好言招銓降銓陽
謂進曰爾可獨來濠上與語因謬目所以遣進劫遇
昌之意頗洩其語令夏人徵鬧城上從而鼓謀遇昌
疑懼郎城下斬進督人傍外濠穴地以入銓亦於城
中鑿井以應之置務娄幷中爇之賊不得前遇昌更
黎入隧多罷旂幟亂銓之覘豕又及句日虜知銓矢
盡食絕外攻愈急矢石交下如兩通判姓杜者不記
其名出以告銓悉如廷垚之言銓不答杜加其不可
退而自縊銓處死之志已決略不少改謂衆日大丈
夫一生周不難逃其如敗國事之誅天地臨之在上
烏可苟免是時衆剪之勢既已不敵飢跪之力又且
不柎倖是夕大雪晦嗔城之兩北隅眉賊衆蟻附而
上達旦城中壽騎布滿於前後守陣者猶死守不敢
亂銓集老弱民結小城守之賊攻之三日銓度力不
支適聚衆茂府庫環牙兵為三匝出戰譙門中時十
一月十五日也䂓城破銓欲自裁已為虜所執太子
遣人扶傷置於別室譯其護覗且致意將兵銓銓屬
日死獨我顧肯降賊邪趨殺吾吾若不死決不負汝
也遂遇害建炎元年詔恤其
忠贈武翼大夫官其子姪
〔文〕范致虛師師入衛時知京兆府命為陝西五路安
憲使〔案〕北盟會編是月二十二日癸未永興軍路經

略安撫使范致虛被援聖旨總六路節臣應援王室致虛先遣總管杜常行取間道入京遣夏俶義諸陵原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及徐乾學後編以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安撫使在是月甲申較會編後一日

又乙酉斡離不犯京師敵去歲駐牟駝岡遂決汴水灌其地且置塘濼虜至城下遂屯劉家寺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禮部侍郎譚世勣亦謂宜遣元以所統分四寨直國門使兵勢相屬郎敵不敢逗遛孫傳深然之而守禦使劉韐又奏悉衆保甲自詭元訴遂塞(案)靖康要錄云始朝廷以寡去歲駐孳生監命都水使者陳求道等先決汴渠水灌西北部牟駝岡鑿務卒因縱火劫船燔數十里金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曰國相尉寧者屯青城黏罕自河東入者也右副元帥曰二太子附里不者屯劉家寺岡里不自河北入者也其餘金寨多在東南又要錄盛言秦元保甲不足禦敎令附其說於此要錄云秦元所敎保甲雖衆然怯懦無足用嘗有五千餘人聚食昭陽門外金騎六七疾馳其前衆棄兵走敵亦知我之虛實無所憚

又時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棄不取兵部則曰屬樞密院樞密院則曰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爲部

則日庫部當收至是反爲赦用（案）譸庚要錄云初審
官李毅典治兵械秋末上命敷閭兵劉家寺毅因取
兵器礮座礮石置寺中不知數里至是畫爲敵用又
閭十一月八日云亘化門告急號友仲領守南北拐
子城所以不捍興水門者以水門不可遣犯故急攻
拐子矢石如兩樓櫓皆壞初朝廷爲防伙之計上親
幸封邱門外接礮錫資不賞礮架礮石畫在城外劉
家寺敵首攻善利通津二門不三數日閒城下立礮
架僅百餘座盡是劉家寺者但添得生牛
皮包裹并澄綯木緣攢定裝軸鬭而己
又突茅果乞出兵城外下寨使敵不敢近城且通東
南道路及京城被圍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併力分
兵期會爲正兵爲率制爲衝突爲尾襲爲應援出其
不意可以制勝上國於衆議不果從之（案）北盟會編
是月二十三日甲申突革乞起陝西兵爲京城援中
興遺史云革既出城遇金騎已犯鬭革行不能進知
張叔夜自穎昌入援乃會合叔夜綫力持戰至夜同
叔夜入城革面奏乞量差軍馬奪路赴陝西叔夜因
留革充統制官閏十二月五日
丙申治建出兵城外下寨之議
又大風拔木（案）宋史木紀徐
乾學後編畢沉續鑑作丁亥
又復左右僕射（案）李亶十朝綱要是月庚寅詔三省
長官名悉依元豐舊制改太宰少宰復尚書左右僕

射郎此事也惟東都事略繫此於閏
十一月壬辰而他書悉與綱要同
〔又〕滑州軍亂殺守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八

欽宗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辰朔）甲午金人陷懷州（案甲午原本誤作甲子是月壬辰朔不應有甲子日十朝綱要東都事略宋史本紀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玆繫甲午今據改惟北盟會編在十一月六日丁則與此不同）知州徽猷閣待制霍安國通判奉議郎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武功大夫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武經郎趙士詝訓武郎張湛修武郎于潛統領鼎澧路兵馬保義郎沈敦秉義郎張行中及部隊五人（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及部隊五百死之編年備要引范仲熊北記及徐畢二鑑玆作五人與此同）皆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初黏罕引州官等立其前傳令問不肯降者為誰安國曰安國是宋朝守臣率衆不降又問淵對曰淵與知州一般不肯降於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屈黏罕令解衣反縛之遂害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

康殿學士范仲熊北記言懷州失守事極詳今附錄於
此北記云霍安國令仲熊夜募銳士二百餘人縋城劫
繁約到寨殺人放火叫九州漢兒反使其陣亂因燒城
下啄座既下城見無數番人軍馬連路極難行至三更
向隸到啄座下先使十餘人放火而陣不亂遂硬相圍
各有殺傷展轉得出比明復縋城而上者二十四人仲
熊方往見霍安國忽城上有人叫云東南上有白旗子
來是朝廷救兵安國急令仲熊排人馬欲開北門而番
人已打散城上兵城上十數黑旗子準備將領王美投
豪而死仲熊乃率千人與之巷戰民兵散去仲熊被擒
見敵樓上張紫蓋一柄監軍骨舍郎君坐其下令人傳
譯云何故不曉逆順抗拒王師仲熊曰仲熊是趙皇臣
了奉安撫指揮來將兵才敵兵薄分甘一死監軍曰你
懷州久勞王師本合一齊勦除我爲愛惜生靈不欲拔
以軍法據軍上之意則要下城擄掠你可子細說與百
姓既而城下萬餘人至城下皆爾曰救范機宜去來又
高聲叫云機宜放心若動者官人報讎監軍傳令曰不
消如北又謂仲熊田節制不在非汝之罪可貸命仲熊
對曰仲熊額乞一死監軍曰我大金人說話一句是一
句不似汝南宋說話軍諸據既貸汝命只是貸命更無
他事汝且歸去爲我喚取州主來同見國相仲熊送回
往州衙尋霍安國不見又去城北道風樓上尋霍安國
亦不見蓋已馬金人所擒又押仲熊去再到骨舍前見
知澤州高世由通判名民申皆同坐骨舍先日安撫已

說得也天色已晚汝見去殃日見圖相遂令驗守欠日
天未明都捉去見黏犁出南門約行二三里有三座寨
其中寨黏罕坐銀交楠卸令壞州官立其前先川第一
行知州通判鈴轄都監部隊將鼎澧路部隊將兵作一
行次州官一行次監官一行次縣官一行黏罕使番官
傳令日你許多人是謙最不肯降霍安國云是宋朝守
臣崔安國率眾不降又問第一行諸軍日是州主不降
是你們都不降皆說某等與知州一般皆不肯際又令
於東北望大金拜降霍安國云安國是大米之臣不曾
得趙官家文字如何拜降黏罕令引過盡駁去衣服用
索款縛又令高何書說與其乞人曰你們多是小宮不
千汝事亦不要夜降各赦罪又令傳過鼎豈路將官來
其鼎澧路將校列黏犁前皆叫云不是某等不降都是
畫安國范仲能不降共范仲熊曾領兵出戰黏罕乃傳
令曰叫范仲能與縣官張行中柩出剁去衣服縛了問
日元來是你不肯降軸熊對日仲熊熊趙皇臣子豈敢
便降又傳令日汝不怕我軍令為甚仲熊對便仲熊昨
日已蒙監軍郎君貨命云大金國說話一何日是一句
貨了命吏無他公事待此所以不怕黏罕乃笑日雖當
難當又傳令日范仲熊已貨命可赦罪乃將知州霍安
國春議郎通判林淵武功大夫濟州防絜使兵馬鈐轄
張彭年武經郎都監趙士註都監張湛修武郎郎都監于
潛保義郎統領鼎澧路兵馬鈐轄沈敦秉義郎同統領
鼎澧兵馬張行中及南道兵部隊將五人同時被害

丙申又陷拱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徐乾學後編云東道總管胡直孺將兵入衞與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拱州遂陷

丁酉敵初至卽力攻東壁劉延慶練邊事措置頗有法遇夜卽城下積草數百石爇火以警時有議置九牛礮者雖磑磨皆可施於東壁用之嘗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敵知東壁不可攻於是過南壁以洞子自蔽㊟丁特起靖康紀聞云洞子可以沿道可以攻城而上用車輪推行其狀如峻屋上銳下闊人往來其間節次續之殆行長數十丈者上用生鐵裹內用逕擯矢石灰火皆不能入如沿道則要安燧并推梯之頻攻城則要取土透城其機巧殆末易數石茂良避戎夜話云兵法之舉洞子用鐵蔟藜垂下而句之其法以熟鐵闕徑寸長一尺二寸匹條縱橫布如蔟藜形鎔生鐵灌人其中尖壘十五斤安其鼻連環斷句以轆轆拗上洞子若洞子皮并泥何不著卽舉速放炬灌油燒之又有用天井者敧人用洞子穿地道來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加火薰之或有用火礮練於其中則憿自焦灼又有用遊火者以鐵何盛火加脂蠟毒藥懸

縋下燒薰穴中攻城人又有用燕尾炬者縛草分為兩歧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從高垂下騎洞子燒之此禦洞子法也

又運薪土實護龍河初決汴水益深至是水皆涸敵又為梁安機石矢均不能及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北盟會編繫此於是月四日乙未較此前二日

戊戌金人遣蕭慶楊眞誥撤離母勃極烈等來求和〔案〕宋史本紀是月乙未馮澥與金人蕭慶楊眞誥來先戊戌三日徐乾學後編亦繫乙未云馮澥與李若水至懷州戊戌金使蕭慶等挾與俱還畢沅續通鑑與徐同王宗沐薛應旂二鑑均於謝日連書之

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濋〔案〕王宗濋靖康紀聞作王宗皞率步兵千餘人下城與敵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王宗濋出戰東都事略在丁酉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並在戊戌與此同靖康要錄是夜姚友仲正築南壁子城敵交鋒下在北壁子城下射卒將校施放弓弩監督發石凡所陳為賊箭所臨雖不少負亦不大勝敵勢稍沮

己亥敵復於護龍河疊橋取道〔案〕靖康紀聞疊橋之法先用木鏵浮水面次用

薪次席次士增復如初矢石火礮皆不能人姚友仲選銳卒下臨[案]姚友仲原本作姚弋仲宋史本紀作姚仲友北盟會編靖康紀聞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並作姚友仲今據改分布弩礮又於城上縛虛棚士眾山立箭下如雨橋不能寸進乃棄去又造火梯雲梯編橋[案]靖康紀聞火梯雲梯編橋皆與樓櫓相高亦有高於城者火梯可以懷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車軸推行撞竿[案]宣和錄云有獻撞竿者其制用長木數丈上施橫木數尺下以鐵作軸雲梯之來迎錦之應收急故則梯可別急攻之際嘗用之壞其二梯殺敵千餘足撞竿亦可為守城之具也避戎夜話云撞竿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橫木數十串弩兩下留手把處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安以大錐鎗或安以托叉鉸頭皆可也每一樓橋子上常道撞竿三兩條倏其火梯雲梯至城下則除應之不必驚擾既擂定梯檣則眾手用鐵鉤鉤定進不可前退不可卻則火自焚梯橋亦壞人亦墜地矣萬一撞竿不中則用狠牙鎗手毀長鎗守禦之亦不能止惟當襪得人通津門傍丁城每日賊人攻打前後共壞火梯雲梯編橋鵝車凡數十坐皆此法也又云撞竿至則作鐵連環并屈桑木為之用索相遠撞竿頭連以鐵鏈竿頭於兩旁令壯士牽之鉤竿至前月梯枕乘其鉤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則竿與人

俱倒此則守城禦捍竿之法也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日攻陳橋門愈急東水門大戰

庚子幸東壁金人復遣蕭慶等來貸糧且議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日以都水丞李處權右司郎中司馬朴為報謝使據十日為辛丑即庚子之明日也十朝綱要無司馬朴而自閤門宣贊舍人吳德沖同為報謝使亦繫於庚子日

癸卯幸安肅門至朝陽門敵箭及鴐前旗下令軍士三百餘人縋城出戰殺敵數百復縋而上命以官者數十十人敵築望臺度高百尺下覘城中又飛火礮燔樓櫓將士嚴警備旋卽繕治及造雲梯施火輪以革冒之乘鍏推以叩壘將士出鉤竿拄之使不得進近則鉤矛取之發火焚梯敵數引退復用鵝車洞子攻北城軍士擊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詔募人火敵礮架鵝車洞子及

八分者白身授團練使餘以次受賞張叔夜聞南壁飛石擊樓櫓與范瓊分麾下兵襲敵營欲燔礮架遙見鐵騎主帥不克陣而奔相蹈藉及陷隍死者以千數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選戎夜話言礮架之制最詳附錄於此夜話云礮架最難制禦金人礮架四旁施用逕楡小椽密旋又用生牛皮并鐵葉裹定鵝鴟頭火不能入其礮有七稍五稍兩稍二稍旋風虎蹲等礮內七稍可以至遠其次或放雙礮姚友仲先放樓櫓子上受敵處厚繞虛摽上作羅亭綳并下揺條布袋遙馬輿又於墩頭馬面上縣涇檢柳木笓箇榕擂帷幔然亦可以遮礮也城下地廣安礮多地狨安礮少最為受敵七梢礮法用二百五十人拽梢長三丈礮放百斤力可五十步此梢式也今造到七梢礮多不如法梢短三尺餘故施放雖遠百斤亦不至五十步每安一七梢礮兩日然後畢功又既安定之後不可移若用軸腳旋風城上尤便其虎蹲皆近城可用礮中利害尤多尤宜熱講拽礮之人必分闕步高攩手於搭手處每繩一結升時可致力或遇雨雪不至手滑繩不可紊亂賞令鑿彎礮與頭欲相稱礮窩綳欲短短則礮手不費力而能致遠不可不知也十九夜敵人安礮五十餘座城上雖有虛棚人皆不可存駐礮於礮者曰不下數十人姚友仲到宜化門之二日

恐敵人有碼首議鄣築城身之法硯敵樓子遠近築城面闊一丈二尺五寸腳闊二丈五尺高五丈四邊皆有虛棚女牆復於其旁置兩小門如城門法蕭一敵人上城頓有限隔可以迎敵不幸為提刑奈元所沮又姚友仲措置南北拐子城拐子城勢皆捍栗木門者也姚友仲於拐子城上別造兩圓門計拓馬面三十步許甎砌成中閉閉一小圓門十戈拔問下如城門法四面置女牆迎敵皆自司門出萬一敵兵厚重則圓門放下千戈板又是拐子城出甎城下闊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吉成通津門不拐子城正是受敵處守集有方終不可破皆姚友仲力凡守拐子城法防要人少議辭可以應敵友仲首到南拐子城便令畫拐子圖除兩廊每門兩守水路容故外鑰是敵樓上虛棚凡三闢正是受敵處每門不得過十五人弓弩鎗刀斧手相閉分作三番晝夜輪轉更其勞役使得休息萬一敵人不測侵犯自有備槧兵法隔馬坑長五尺闊一丈深五尺坑中須埋鹿角木鉛竹鐵共坑般張字相連狀如鉤鑠以穴草及緝十覆其上

聶昌至絳絳人殺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聶昌出使在十一月二十日可互許考又靖康要錄載昌出使事尤詳附錄於此要錄云先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受命昌人數日陛下委臣使事臣不敢辭但臣所見深恐許和割地之後金人失信復來若止傳國書為無益且兩河之人素勁至如太原守孤城經十年隆德破而復守人人戰死者

甍不負祖宗積德之靈陛下倣復之志而今也下大王
遷部之令用保生靈第恐彼方之民深戀國恩不忍削
髮左莊從夷狄之國則未必可號令也不從則臣必爲
金人所執不能爲陛下努力則臣死不與目臣若論軍
前議和不成戎兵南渡乞以便宜分遣徹戴闈直學士
參議官劉岑朝議大大幹撤官賒牧分路催勤王之師
人衛亦臣區區之願上曰甚好當降指揮昌曰一降指
揮必暄傳暄傳則洩漏洩漏則機事不成矣只乞降下
宻記淵喪上遂命取黃絹御書賜昌日聶昌議和不成
戎師南渡晉繹路人京兆率先請路人馬入衞王降劉
岑賒牧取嵗憲路催促陝西等路軍勤王軍依奉至法
丙賒牧與除直職閤體念宗社朕不敢忘靖康元使十
一月二十二日御押付聶昌是夜昌同官屬出宜年門
宗項林宼明日行至望京橋逢遊騎二十七至水秋東
孝義過黏罕中軍約明日相見黏罕隨行至間門安日
盛甲兵之衛接見使人其闕門舍人邸曰徽門榜明贊
名引見國措旨曰國相者金國何官也命人用宰子元
帥昌曰既爲幸裾元師乃金國之臣昌亦南日大相止
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豈有南朝大臣以朝虜臣金
國之臣乎命人曰元密甯不畏先昌曰上發兇辱見辱
臣死死不足畏節不密刷爭之移時黏罕既臣能主乃
以客禮接見以甕極可往返議論者終日黏不日奪軍
已南渡且到城下帳中密割地回日此方旋師蓋我南
朝曾失信也昌日皇帝仁聖未嘗失信於天下頃以望

貫王黼徇利忘義失信大遼致今日國家有意外之難非國家失信於大金且國相今春敵誓結和勅兵不渡今復背約南侵非金國失信邪黏罕曰不敢闕和議止餧得地昌曰被命而來不敢輒意若兩相兵不北還昌雖死地亦不敢制黏罕大怒人後帳中約退昌昌歸館不給食者一日加甲兵鬬其舍二十八日以太師楊天吉擁千兵餘作往河東太帥王洒以下兵節伴耿南仲往河北二十九日昌北行不得復見黏罕至問十一月初四日至澤洲昌召參議官劉岑幹辦官勝牧出臨行親得御札具說前降之話曰公等嘗誓死成事是夜召金館伴太師楊天吉曰國相侍昌之還力肯歸師臣子之心急於星火奈以道路遙遠莫得疾走敵分遣屬官往東路昌行西路會於河中不二十曰之問北事畢矣庶得國相早肯班師楊天吉等曰譁諾遂分差戎使王敬郭天信以五百兵館伴劉岑賒牧往河東楊天吉親伴昌行其議遂定明早分路而行十二日至絳州城下城門不問郡官逃肅惟有監軍趙子野者領州事郡城人聞割地大怒出兵掩殺是日昌遇害乃十二日事也

甲辰金人陷亳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先是斡離不遣劉晏以十一月己丑入城翰林學士莫儔防禦使高世賞館之都亭驛晏曰皇子遣晏來云國相一軍非晚亦到欲

請皇帝出城會盟儔等曰兩國義均骨肉與二帥相見固無害但事不順難以家至戶曉都人見大兵已傅城下豈容車駕出郊晏頗以爲然又引見執禮甚恭奏對亦甚婉上大悅厚其禮幣晏悉不受既去數日黏罕軍果至青城遣蕭慶等四人來（案靖康要錄四人乃蕃官蕭慶楊誥撒離母孛極烈也慶極桀黠有口給撒離母孛極烈語簡而峻撒離母乃女真人也其酋所親信者事在初七日戊戌）復令儔世賞館伴次日引見慶等力陳本朝失信事如已許三鎮兵退便不肯交今雖畫河爲界元帥必欲與皇帝會盟方敢退師（案靖康要錄上令儔等宣諭曰非三鎮不肯割自是三鎮居民不從因而遣使告大金覓三鎮之地卻將三鎮稅賦增作歲幣本非失信慶又奏曰大金收得貴朝詔書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上宣諭曰此乃前白臣傑獻議也已行既竄自有國書回二元帥且須太師諸人主張和議必相信）至都堂復申前說何㮚曰本朝祖宗以來車駕惟是

三年一次郊天方出城平居未嘗離大內一步況今兵
火在外豈容輒出此事實難相從慶等退至驛受書去
又數日復齎書來堅請出城會盟不然則圍城之師決
不解攻城之具決不退儔等皆曰此事恐終難允從迺
遣李處權吳德沖報謝不得見黏罕亦不受書云自遣
蕭慶計議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蕭慶來議和李處權等報謝事在本月庚子見
乙巳慶等復來遂引見至殿上即奏曰聖駕不須出城
只要僕射何㮚議事㮚色變上亦不許諭使人曰待遣
馮澥曹輔去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爲質上曰朕
爲人子豈可以父爲質太子方數歲如何到得軍前撒
離母曰事尚有商量如上皇皇太子不須出去得親王
二人亦可上曰待遣近上皇屬二人（案）靖康要錄蕭慶日議事非僕射何

臬不可如馮澥曹輔皆衰老懦怯元帥決不信其言上宣諭曰馮澥曹輔皆忠實大臣朕所委任軍前有事但與商量慶不以爲然莫儔高世賁請對力陳令已不敢仰須聖駕出賊其心頗回極不易得如宰相親王不可不行且加幹離不前交到城下要宰相陛下即遣張邢昌要親王陛下即還康王肅王今兩軍並傳城下黏罕凶得有謀又非幹讒不足比豈可不遣宰相及親王恐貽後日之侮讀慶日節件且須催貫朝遣親王早出城若更遲回恐誤大事至上降內批付儔等令再三說諭使人本朝宰相只一員每日處畫朝廷事務應副軍剪不可暫時溺官已遣輔臣馮澥曹輔去諸事可商量莫儔蔿世蕢以尚說諭驍慶等曰須得何臬等并親王出賊事使了兵便退孤或不然決定攻城若城破之後不知大臣做得大臣親王做得親王麼慶等此後更不復來矣暘眞詰又索干戾儔答曰皆竊窺海不細存亡慶遙止曰在此開肴尤不肯遣況干戾人平授書相別乃閒十一月十八日也

慶留四日乃受書去明日朝廷遣澥輔代宰相宗室仲溫士誺代親王出使至軍前黏罕但置酒待之酒三行便送澥等歸不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馮澥等使金軍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並繫己酉較此後三日

丙午遣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尚書左丞馮澥宗室士訥詣虜酋請和乞罷攻城斡離不復遣使來曰南朝約和失信今欲盡得河東河北之地然後罷兵可先割兩路地次遣不割地大臣過營再議和好金人以洞子屋負土塡濠（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是月十六日金人塡護龍河渡鵝車以攻城於陳州門近東塡壘濠池人於皮洞子內負土矢石不入十六日爲丁未即丙午之明日也）

戊申金人過登天橋來攻通津門是日命康王爲兵馬大元帥（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天下兵馬大元帥靖康要錄陳桱續編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竝作河北兵馬大元帥惟東都事略薛應旂續通鑑止稱兵馬大元帥同此）先是武學生秦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蔡仔壽康要錄北盟會編竝作秦仔同此）及張九成馮朝英甄邦傑四人應募齊詔皆假閤門祇候惟仔先至於頂髮中出宸翰黃絹三寸云檄書到日康王充兵馬大元

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速領兵入衛王室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王捧詔嗚咽望闕拜恩軍民感動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王至郡圃飛仙亭因持弓矢祝之曰若夾[illegible]中此牌字則必開京師己酉王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人來乃武學生借閤門祗候蔡仔賫蠟詔命王爲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捧詔嗚咽軍民感動先是侍御史胡唐老言聞康王出使至磁相開爲士民所過不得進此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衛宰臣等奏猶以大字爲難唐老力爭曰今社稷危矣猶惜一大字非計也以己酉開元帥府於相州耿南仲言軍行先藉糧食令勤王之師經由河北京東兩路乃差河北都漕張慤京東都漕黃潛善並隨軍應副據紀事本末康王開元帥府在十二月朔此云即日開府誤也秦仔所賫蠟詔全文載北盟會編云奉聖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兵欲起義此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俗天地神祇所當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遘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分命使人往陜西援范致虛五路宣撫使往淮南授翁彥國五路經制使各令提兵勤王入援白身及有官人各先授數官帑閤門宣贊舍人閤門

祇侯而行書詞云宜疾速幸眾不限方數倍道前來南道總管張叔夜率先勤王至之一日郎除延康二日除資政三日除櫃密簽書諸路兵若能速來不限官職亦當優加觀賞監司歸守能會力殉闕之人郎宜速圖結軍民以救區雜其所用資糧逐急權那應副雖於法有癡亦許支用有能糾集諧部轄之人許以便宜隨功等第借補文官自迪功郎至宣教郎武官自副尉至從義郭侯到劉給告正授有官人令加借紀事本末作戊申差一日開元帥府紀事在下月朔日

壬子復遣馮澥曹輔及仲溫士詠使虜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李桌十朝綱要前一日辛亥金人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故壬子有此使三朝北盟會編金人再遣使在十八日己酉而繫此於十九日決戌

癸丑仲溫士詠回云金人須親王并何桌至軍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

甲寅大風自北起俄雪下鋪地數尺連日夜不暫止金人於通津門及宣化門東立天橋數座下瞰城下礮傷

王躞足流血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出戰氣甚銳追逐敵衆敵棄而北士卒貪功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閘冰陷裂卒驚亂金人臨岸效死迎敵沒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折（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

乙卯劉晏再入城謂儔等曰兵已登城如捍禦得住即極力爲之如力有不加即告皇帝早出相見當恐心保全宗社今須急遣宰相親王出城庶免攻破次日見具陳斡離不之意上賜晏金束帶退至都堂大臣猶不肯遣親王儔等力爭之不從歸至驛雪大作晡後聞驛門外大擾鬧者報敵已登城諸軍班直皆敗回少頃都人競趨驛擒晏等臠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日早賊推火梯四乘來攻字字號樓子三乘爲撞竿所壞獨宇字樓子撞所不及火沿燒三樓子金人皆登城舞黑旂鼓譟然爲樓子火盛）

不可過城友仲仗劍踰城直守禦官軍兵熱火弓弩交發敵皆墜殺傷甚眾敵遂退是日大雪我軍放火牛燒金人洞子反延燒宣化門東敵樓二座陳州門有金人十數乘火作上城守禦人掩殺而退然攻城益急用礮竿燒其雲梯二乘殺敵千餘其次索撞竿竿不及敵因就其上以長竹札草沿燒樓櫓椽袋及火牛草沿引不可向濁其盛水桶皆冰合三樓囤剝而盡敵幾登城得牌首僅百人禦之而定其夜綴攻

丙辰大風雪金人由宣化門擁兵登城守禦人棄甲爭走通津門之南亦破金人下城縱火殺旁居人殆盡其酋帥傳令殺人者族遂止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是日午時陷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初金騎之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初敵用雲梯薄城我以撞竿衝破之殺金兵二千人金人即收壁及再攻城殺我軍三百五十餘人經宿猶伏尸城上破腦貫胸橫臥血中

士卒見之心懼欲潰又王宗灎嘗許策應軍士告身金
椀卒不與軍士皆忿出怨言再及策應不肯就募京城
闊遠斥堠音問不相接妄傳語言相鼓倡將帥莫有以
身先士卒而禁制之故兩日之內四壁皆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兵登城者燒四人眾皆
拔彝城遂陷王宗澁引殿班下城傳呼駕四壁兵大
潰從制官姚友仲死之靖康要錄云是時雲梯輻湊來
者不絕初朝延募有能下城得敵旂者得銀絹至時一
敵身階十數甚卒爭取各詣其長求賞倒見黑旂旁午
人方疑駭而六人者登城眾遂披靡實午未胄也眾既
潰散城蓮呼弓弩手至隨追之終不回棄甲刀壙溢
巷里聲屋觸西出張叔夜黃不可下城遇亂兵斷
中三刀先焚通津門室者度經臣闕再拜大劉還
入火中守禦晝散推田斷死之部待制官其十子
賊入龍觀眾止數不人我眾望贓潰無敗與之斂
者俄頃兵與百姓內南至北者奔接迹舊城門皆
閉遂從宋門河上穿腳門而人肩河而過嬰兒襁
縻棄死側者藉藉慟哭之聲震摩渡大夫李攜妻
挐亥礮匿委巷小民家劉光國或公卿秦元領保甲
從北門斬關遁又云京城附統制官死者三人何慶

言陳克禮死於敵姚友仲死於亂兵劉延慶并子光國奪萬勝門帶班直民人祗候西兵萬餘人而出皆護駕先鋒延慶陷金門池而卒光國攜王纘愛妾張氏以逃行十餘里金騎追及之遂殺妾而自經是晚上登東華門宣百姓授甲鬭兵器樓下遺之時大軍既潰民無關志授甲者俄頃輒棄之至夜中官等并逃出官廷無一人唯景王妃悔執禮秦皆謝克家三四人在上左右傳宣命令因詔謝克家授書往軍前出不由門縋城而下單馬一二人隨行從南薰門聞關至劉家寺見二太子

丁巳先是李若水出使留軍中久之及城陷二酋令若水歸報趣何㮚來議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粘罕首諭若水曰京城已破可急歸報皇帝勿須播遷五百里外皆吾兵也若水入城見上曰二酋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㮚及濟王栩為請命使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㮚詣青城見罕罕厲聲曰南朝拒戰誰為之議㮚曰㮚主戰議皇帝無預罕曰我昔遣使招爾出城爾不不來今城破來此何也答曰不肯來為社稷也今之來為生靈也罕默然乃曰爾亦忠臣也午後㮚栩同回同金人使人來議和御史中丞秦檜右司員外

耶司馬朴相繼納款軍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日西北壁寂無一人全人伐城外林木并斲取柩板作障反蔽城內攀架及箆巴皆回向內城外盡作墁道城內者則壘寫弔繙不三四日皆畢

戊午上御宣德門赦守禦官吏軍民之罪傳宣撫諭兩國已有和議各令歸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初何㮚欲卒部民巷戰闔者爭奮出是歛兵不下倡爲和議惟以割地責金幣爲辭以誤戰守之計而耿南仲力主和議上以爲然遂墜其計

㮚耶王楷詣軍前請和二酋謂㮚楷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金所期在割地而已又欲邀上皇出郊㮚回道金人意上曰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必欲堅要朕當親往自乙卯雪大作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未下時於陰雪中有雪絲中長數寸墮地是夜雪霽彗星見有白氣出太微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彗星白氣俱載

於己未夜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七日入更彗齋長星見焱出丈餘四更沒與此書戊午合北盟會編彗絲彗星白氣竝在二十一日壬子

己未何㮚再往軍前詔曰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眾庶無致驚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辛酉車駕詣青城尚書右僕射何㮚中書侍郎陳過庭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從上過南薰門有金人自稱統軍厲聲云奏知皇帝得皇帝親出其事甚好但安聖心上望齋宮門即下馬步入一小位中乃親邀乘馬而入上不聽二酋相見上與語惟黏罕答應瑣然斡離不唯唯而已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此下云上以金遣二酋罕笑曰城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大事欲分賜可與臣下二酋遂令孫覿撰欲表書成令上簽名北望拜發且云其主欲別立賢君宜於族

中別立一人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上默然

都人自宣德樓至南薰門立泥雪中以俟駕回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是日鑾詣軍前靖康紀聞避戎夜話備載其詳今劄附於此靖康紀聞云先是上出長入祇候王嗣者從行凡三日兩夜未嘗頃刻離上左右悉能道上出郊事云上初至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城上一人自稱統軍厲聲奏知皇帝若親出議事竄好公事但請放心上欲下馬城上金人皆走蹕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馬處遂乘馬如初又差人報國相元帥且立馬少待容治道俄頃門開凡駐馬一時許步入鐵騎夾道擁衛直出青城中金使又奏云徐徐行馬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許至齋宮外帝欲下馬金人又奏云皇帝請裏面下馬帝行馬入齋宮門側一小位中黏罕遣人奏知皇帝二太子在劉家寺日已晚容來日拜見又奏云不知留帶被褥來否欲供進又恐寢不安是夜駕宿黏罕軍中翌日亦未及見止遣人往來議事是日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再三說諭金人方稱皇帝仁孝乃免午刻上與二酋相見於齋宮相見之禮初黏罕遣人將齋宮鳴尾並用青氈裹有龍處亦蔽以帷而後設香案北望致謝左右皆歎欽雪大作時城中無雪獨青城有之甚可怪也金人亦為覽領繼而相賀遂各命坐上為主二酋久之幸相親王並立於庭酒三行乃起上與二酋語王嗣亦不得聞惟潛聽之首說上皇次主上金人出師之由又

云天生華夷自有分域中國豈可據也況天意人心未
獸宋德又云城中頗有擄出城者皆棄君親之人不忠
不孝何足恤也已令盡歲殺穢畢上出府庫金帛以遺
二酋黏罕笑日城已陷一人一物告吾所有皇帝之來
所議者大事也何以此爲果欲分賜可與將士俄頃又
遣人奏云日已晚恐城中軍民不安可早回必欲賜賚
將士但留之左右足矣闕與二酋送上馬遣數人侍衛
時金人與左右交口皆云已是一家我叢出征已十二
年不知家中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云
國相太子來時中遂已傳令必破京師萬一不可攻打
雖二十年亦更成守誓不返國我國衛者勉二十五日
與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酉人才皆奇偉太子尤瘦
長黏罕答應壞然太子唯唯而已上初見二酋以表出
示皆中書舍人孫覩秉筆其略云三里之城遷失籓離
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既頃汗馬之勞敢援韋
羊之請又云上皇貧罪以播遷微臣捐驟而聽命又云
社稷不隕宇宙再安黏罕改採以貢罪爲失德宇宙爲
寶區上皆從之又避我夜詩云初駕幸金藥也有長入
祗候王嗣隨駕凡三日兩宿末嘗離上左右至初二日
二酋猶堅欲上皇出郊上再三說論方稱阜帝仁孝乃
免自三十日至初二早左右並不與金人昭語聞有立
談者則左右主事人搖手不令交一言至此然後交相
慶賀云今是一家我等出軍十二年矣不知家中父子
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云國相二太子

來時路中傳令期汴京必破萬一不可攻打賭二十年
與更戍守誓不返國我國備者刻二十五日與初三日
人城果不出二十五日也金人供上寢食左右皆如法
並喫餛飩扁食乃金人御膳也進上御膳亦用餛飩餅
餘裏夾之類內侍爭攫拏金人以手加額
云罪過此食米曾供奉皇帝豈可食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唐恪罷以何㮚爲右僕射
恪無經濟大才從上巡城都人欲擊之因求去明年
二月金人來取恪恐不免仰藥而死案靖康要錄十
一月二十九日都人欲擊宰相害恪三十日唐恪乞
出不允閏十一月一日胡舜涉奏劾奉聖旨唐恪除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何㮚授通奉大夫守向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宋史本紀錢氏朔閏考閏十
一月朔乃壬辰也唐恪之死要錄在明年二月十一
日輦臣推戴張邦昌爲帝時是日議狀羣臣各有名
押惟孫傳張叔夜不義書唐恪書罷仰藥而死與此
云金人來取恪恐不免略與紀事本末在明年二月
癸未爲二十三日亦與要錄不同胡舜涉奏牘及罷
唐恪授何㮚制文並見靖康要錄今附載於此要錄
閒十一月一日侍御史胡舜涉奏臣昨奏狀條具備
樂失事其一云今大臣皆非其人唐恪聶昌尤務爲
姦非虛語也皆有負狀恪天負負猥素無義行知滁
州日貪污之迹尤著在任委屬邑買木不償其直載
至和州益宅凡瓦竹之類皆自滁往匠人夫役皆滁

兵也以充私用當時為臣僚所論遂罷州事其後蔡
京復相引為戶部尚書京罷出知澤州今春已召參
預政事邊方大事自宜與宰相協力有為若宰相強
復用事當以措畫之方告於陛下安可坐觀何其敗
而奪之位自與謀則善矣豈不評國乎及恪為相至
今邊事亦何所措畫不過如徐處仁哭敏充位而已
然亦不若處仁之不為蔡也恪之智慮但長於交納
內侍百端王若沖與為密文凡諸青御皆以詔諫結
之比召李毅至中書議事聞毅之言徐以手握穀帶
日至道處置安有錯者詔奉丙端吏皆鄙笑凡內侍
送御封文字不其家無不促席深自結納臣須侍班
上殿親見恪與內侍呪呢耳語久之而不已自昔宰
柘為蔡必先結臣官剩密旨以中人君之欲又使之
言響稱美以因寵位唐李林甫近世蔡京王黼皆用
此術正人端士肯若是乎詹度燕瑛胡直孺皆天下
之至小人恪竄庇之臺諫交攻不肯施行聞嘗受度
瑛直孺貨賂故曲庇之恪本州縣俗吏素未嘗議賢
士大夫而賢士大大亦恥與之接故今日所引用皆
庸陋貪冒之人省部邪官尤為亢雜獨任私意遂廢
貪格言為而辨反是為非譽邪為正昔在蔡京門下
見宗與子條論時事而各為語言士大夫皆能道之
以為口實此少正卯之徒孔子所必誅者往往在陛
下前言語反覆後不如一近日棄地與不棄地皆自
其口出大率言行皆效蔡京如近議三鎮不欲出於

已令集百官廷議上郎揚言不棄地以議棄地者分
爲三等此與京分上書三等無與京以上書分三等
賓之罪典以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姦今格又欲以三
等罪士大夫見事勢迫切不可與地而姦討不得行
使虜稍綏士大夫得罪者多矣朝廷復有大議誰肯
言者亦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姦也若廷議之後急遣
使行金兵不至河豈有求河爲界之事金末嘗求王
輕尊號即急與之其無懺智如此可任天下之重乎
自夏以來所用以爲宣撫者提兵而出繫國家安危
李綱李獨大折彥質士大夫皆知其不可恪豈不知
之知之而不言聽其敗事豈爲國之心哉圖家天下
之大固不可盡責其擇太守如河東數郡及潍需河
陽鄭不能擇忠義有謀者守之使虜長驅如人無人
之境守河以議都城亦不擇人而用之使兵望風而
遁汜水關之險密遁都邑亦不預爲之備兮竟守禦
疏略兵將無所統一人情不能安堵則宰相何用哉
其無所能解可見矣但知爲姦不知謀圖事豈不有
負陛下寵任乎又載罷唐恪制日狀置相之方每加
愃於選擇惟遇臣之體必務全乎始終眷時次輔之
宣勞方以引辭而均逸肆領明命乎告治朝光祿大
夫少窄兼中書侍郎唐恪才博而通志精以敏早由
拔擢多出踐揚外分師閒之權蔚有嘉續人長地官
之劇緯著顯榮建肤贊圖召眞樞院進參政本超貳
窄衡惟付託之甚專示夙夜之匪渊屬以戎騎卷攫

郊讒驛驟預備多失於事攬建節或成於務需以疾
來驗申諭其回是用異祕殿以班榮鄂殊廷而置使
密陪經幄敦術邑紐鳴呼寵數之加傳豈忘於留奮
忠誠之報宜勿息於告咸尚其領承以永奢處可特
援覲文殿大學士中大乙官使授何桌制日朕紹承
塞圖鞍御黎庶贊元經體是資不言之臣保定元功
尤積非常之佐我有雋傑君時登庸出命於庭用直
爾眾大中人夫守門下侍郎何東識遂以遠氣大而
剛甚騁英聲冠胄多士矯矯不撓隱若棟梁之隆蹇
塞陛躬乾然社稷之衛比由詞苑進羽政機務陳義
而納忠每推賢而揚善庶乃嘉績簡於朕心厲天步
之多艱當處戎之方戒相子以濟并汝而維是用憲
祖朝之典章正臺衡之扶序選升在涉兼侍西臺陟
以崇階敦其邑采於戲姚崇應變遂致開元之隆吉
甫英謀已遐貞勸之盛惟登明選公以熙眾志惟擯
事圖策以取萬全衛治久於苟簡之餘趨國事勢於
喪靡之後海隅猜謚疆陛信胄朕以蒙成爾亦多
譽可特援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又結罕陷鄭州守臣朱伯友遁時河東諸郡或降或
破殆盡惟河北頗有堅守不下者家編年備要宋史
本紀同此作朱伯友靖康要錄作宋伯友要錄云閣
十一月二日宋伯友棄鄭州歸京師以爲提舉守舉
命已下有言者落職官觀江州居住又先於十一月
十六日載知鄭州宋伯友落職降三官提舉江州太

平觀本處居住一事兩載必有一誤九朝編年備要
與此書並在閏月宋史本紀在閏月癸巳與要錄同
月二
日合
又召李綱罷除領開封府叅靖康要錄閏十一月三
日聖旨李綱復原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
以指揮到日星夜發來赴闕仍曉示軍民三日乃甲
午也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亦
並在
甲午
又上以勤王之師未至時令挑戰以示敢敵獨有衛
士三萬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然巳十失五六案宋
史本紀在乙巳附繫於此靖康要錄是月十四日焉
再上城攖甲勞軍殿班縋城下戰勝賜賚金帛焉李
東水善門撫諭軍民守築提舉李擢降兩官落職罷
以出洁代之初護龍河自敵迫近即決汴水以増其
深雪寒冰合敵於冰上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將以攻
城而擢不介意是日天稍晴上登城見皷濠填壘殆
盡乃百是命駕御朝陽門金兵十數遁城出不遂語
衛士三百餘乞下詔從之遂與合戰中有執盾者二
人獨奮身躍人至手殺五六十輩而餘兵不進詔促
使援之卒無肯前者二人竟死上不懌因下城初有
制城樓禁火士卒噤戰不能執兵至有僅仆者然上
任禁中徒跣斬晴又撫問存恤絡繹不絕多給衣襖

務令濕暖衆皆感泣不敢憚勞以勤王不至時令挑
戰以示敵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餘每出數百
人雖多褒被以歸然亦十失五六至是死亡以數于
計敵又遣使議和須上皇出郡詔不從復請以近上
視王詔遣王行將出敵遽以兵迎因不復出獨遣焉
深代行賊聲言失信攻城益急南壁椎字乃字號二
樓晨危時豪池已爲高陵敵既逼城旁七八樓爭發
矢石動以千百計既非受敵往往虛棄或止之則衆
指爲發細而殺之敵俟城上稍拾矢石反射城上
交下如雨弓弩多不能立處亦久乃能一發傷者
甚衆給賞官皆應給不辦又樓之蜀爲矢石所壞
換易不及每一柱一板率厚賞人既而有中暇碎
其首者有爲流矢傷之於柱者皆莫肯施工不得
已逼使之或請斬石壘墜不免易從之煩以烏
便既而灰棚多爲鑿石所損因布襲盛小爲藉其
下卻用火牛車以備雲梯之來制高焚涉以繩貫
竹木假梯而彎共下施板上寵蒙以城牛可數
人以據城又其以卸輪乃鶴也箭所皮入有
獻撞竿者其制下長竿丈上橫木數能以鐵
作軸雲梯之來用樹之手急則梯可下急攻
之際膏用之壞迎二梯敵干至是日則不及
敵因就其上以其竿升燒樓糠袋及火牛車不
可向邇頃之敵長登城執
盾者禦之乃下稍夜緩攻

文丙辰京城失守先是有卒郭京者自言能用六甲
法可以生擒斡離不黏罕又有劉孝竭者募眾或稱
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署大卒效京
有識者危之時京盡令守劉人下城獨坐城婁上以
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人分四翼鼓喋而進前軍戴
馬後者悉歷河城門急閉京治眾曰須自下作法因
下城引餘兵南遁宗李垂十朝綱要龍衛之郭京者
自言能用六甲法同知樞密院孫傅深信十命以官
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得萬二千人事在出一月寅
辰又云是月甲寅何桌趣郭京以六甲兵城戰兵敗
遁去是郭京已於甲寅日先遁至丙辰而城始陷也
靖康要鋒云前比軍頭郭京者妄稱有李藥師衛募
無頼輩數千聚天清寺號六甲正兵初為成忠郎芋
還武與大夫每以危急告之京頷之而已民庶語及
京者輒以手加額時何桌募奇兵五千名麗於京有
士人上青孫傳以謂自古未譏有以此成功者其朝
廷或聽之宜少付之兵侯其有成乃術進任令闕眾
至三萬或失利則為朝廷蓋傅愨謂容曰京分為時
而生敵中瑣紙一一知之孝公諱傅若言與他人定
坐沮師之罪損而退之又有劉宗傑傳臨政之徒各
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傳天闕大將
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京嘗日非朝廷危急吾師不
出至是乃登城鑒旗總天王像指亦眾日此可令敵
聽落矣眾亦莫測又云京師被圖朝廷急於命將有

郭京軍中一老會員京師盛傳用六甲兵法可以生
綸二酋其法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人甲自試於內朝
廷信之不疑驟以金續數萬計使自募兵愚數備至
人皆呼爲郭相公其所招募者市井游備色色有之
不問武藹精否但擇其元命合六甲法者有賣線者
京一見授以將命他皆類此金兵攻圖甚急京談笑
自若云犀日出師凡三日可至太平直抵陰山而止
其所招軍但畝首級不必戰也前期覽天王旗每
壁三面按五色或甚天王不知何法也又有劉無
忌乃覆藥道方常以身倒泥中乞義亦作統制盲
取邱濬詩人有郭锡式植無忌皆在東南臥白雲
識又云有郭京兵延劉侯捷於宜化門者已千
人俄初云郭京已得賈蔡懸大旗於賊壁矣又
云前云得干匹矣又遣使臣傳令樓子上除守
外餘不馬上蓋郭京以六甲法能使人隱形未
口賊四與鼓噪而進衝斷前軍一掃而空居後
悉墜龍河弔橋為積尸所壓不可拽門急閉
人大鐵騎沿墳而上止用雲梯一城隻制五十
初祇餘人登壘官兵無一命者城可陷是日
時也云先是四壁屯京識保甲及軍遂共七十
每壁又舉一員同提舉二員臣十人右僕射何
樞密提傳曹轄皆在城上又使募數兵馬以草
為統制孫傳臨敢裴調陳德之類凡九餘頭領
統制皆自號令不受樞密節制既不齊一專務姑

息人不畏威加之賞罰不明無以教勵遂至失守如
劉延慶并子光國眾威惡之指爲罪魁其日猶拜少
師初郭京既爲朝廷用募兵不復取其武勇但相視
面日以爲去取有武臣欲爲禱稗京不許日公雖材
武但明年正月當死恐爲我累其謙妄自任類此或
言援用之初試其衛有異京因謂金人唾手可取內
侍輩尤尊信傾心侍之是日大敵宣化門出師去敵
不百步又天已明人國已統乏先是務出師城上皆
持滿待我師稱卻郎併力以射用此退敵京初出兵
乃令守禦人皆下無令覘單恐失大事陽與張叔夜
坐宣化門僉城頭上以親兵數百自衛兵才出卻眉
日先降劫棄套馬數百巫矣都人皆喜歡傳増數千
其賓麦也初賊攻陳州門外京白內出正留其鋒我
事數百人方亂濠敵二百錄騎突之皆沒河中踩踐
殆璽哀號之聲所不忍聞敵因趨門方急呼守者樂
之吾眾已亂出京見事去卻白叔夜云須自下作法
因下城引餘兵南遁北盟留編靖康二年五月二日
郭京走至襄陽統制官張思正稱禽而殺之追敘前事
云初郭京自京城奔走沿路稱撇豆烏兵獄草爲馬
假幻眾聚兵二月至寨陽有三千餘下寨於海子頭
京居於洞山寺欲冊立宗室爲帝制置使錢蓋西京
總管王襄及統制官張思正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
逃遁來者具說京以妖術誤國京城不守思正乘閒
會諸頭領兵襲京因之至是欲以京赴行在半途爲

李孝忠所覲思正
就衝以鎗軻發之
又時上四軍班直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及護驛人馬
等者欲奪門而出指揮使蔣宣李福率宥士數百人
入詳職殿欲護屬突圖出張叔夜連四日大戰斬其
金環賊將二人城破叔夜破劍父子力職士皆殊死
闕殺謁相當所存猶二萬人亦以此請上或於和議
竟不能從士卒號哭而散家靖康要錄閨月二十七
日載此事當是戍午日事也要錄閨十一月二十七
日有毆班指揮使蔣宣集衆數百人欲衛上突附出
奔上酒豫郎陛殿挽御衣挨上上急願宣日汝是何
人汝是何人敢爾宣置上以足頓地日臣不願死欲
盡忠陛下陛下不用大事去矣上託故還內秦槍委
曲論之云汝等講窮而去果保全乎衆默然槍日我
今爲汝告宵家更將書往軍前議看如何衆唯唯於
是槍復請往其衆或以兵器擊密壁欲通暴甚因盜
內庫器皿奠敢准阿頓上親出洋泣慰論時左言亦
爲殿班指揮使彈厭之宥定因擢宣爲防禦使以安
其心北盟會編是年十二月
十三日誅蔣宣盧萬李福
又庚申日出赤如血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八日晝
止日出色甚明赤人皆言不祥二十八日爲己未數
庚申前一日靖康紀聞二十九黎明日出如火
赤人皆驚視北盟會編亦在二十九日庚申

十二月壬戌朔車駕留青城　是日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於相州　黏罕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此下有檢視府庫祭藏六字）朝廷動靜並先關白　晚有榜云奉聖旨和議已定止是往來禮數未畢切慮軍民等疑慮今曉諭更令知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癸亥車駕自青城回父老夾道山呼拜於路側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甲子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造朝金人使四人從騎入城者亦朝見　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上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奏曰金人以擇賢爲君且以弟康王爲主不失宗社之大也恃韋妃任側言曰二宮令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陛下可急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不止於擇賢竊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

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

錠縑帛如銀之數欲以犒軍案金人索金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竝於癸亥日連書之均誤王宗沐續通鑑於是月朔日連書尤誤惟陳桱續編亦係甲子與此同朝廷令羣臣獻金帛諸王內侍帝姬亦如之又遣局買金銀價至五十千銀至三千五百命王時雍兼領開封尹與徐秉哲分東西廂括金帛御史監視納數案靖康要錄是月四日開封府榜盡數於戚里豪富之家根括金帛赴納四日爲乙丑與此差一日敵索京城騾馬詔除現任職事官留馬一匹外並限三日赴開封府納隱留者全家行軍法告者賞錢三千貫於是自御馬而下得七千餘匹悉歸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索騾馬繫於丙寅與此差二日又云敵求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藏廳宮嬪逃匿不肯出宮赴池死者甚眾薛應旂續通鑑亦在丙寅而徐乾學後編畢沅續通鑑竝於癸亥日連書之徐畢誤也靖康要錄及朝野僉言避戎夜話竝載據云尙書省榜連金人書云十二月二十三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太子元帥謹致書於大宋皇帝近

欽差官入檢視府藏積衛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四於
內唯取偽賞所須一千萬匹令承來示搜尋深意恐似
防再索假以爲辭於理未安初破城時本撥縱兵但絳
不忍以故約東令來賞勞請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
銀五百萬錠緞于依絹數不限官私早望應副見在廟
銜毋見有餘惟取所須此金銀緞子亦係所須之外亦
不必取昨來本府再舉之際果承示諭當致金帛貴耗
驗令所論似謬前言且亦亮悉無用淨詞謹奉書承達
不宣蒲白尚書省奉聖旨令出榜曉諭今備條國書在
前勘會大金軍既登城收兵不下保金一城生靈恩德
甚厚軍前金銀表緞自當對力應副內藏元豐大觀等
庫及龍德甯德兩宮御前壘后閤中皇大了宮并臣條
之家已帳括數目外大段缺少令曉諭權貴咸里豪宦
凡付金銀表緞人戶各仰體詔大金之恩匹兩以上盡
行輸納羌王時確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陳求道
管東壁王詔受納千及之夏承李佩北壁受納彼諸家
元納到封頭斤兩交劃赴大金軍前即敢隱留及官史
乞覓并仰一拆措匱施行此榜出都人大恐
紀步本未
百四十九

甲戌金人乞割河中府解州許之

卷

乙亥康王至大名府時金騎充斥攝大名尹張從請王

移行府以河冰方堅自相至大名雖涉河而地埋不遠

密邇王室發勤王之兵爲便（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

未涷畏失色王禱於天地河合即是日事又云戊子康王府事張慾與北道副總管秦圖久及康王駐北門而四方木於二年四月癸亥追敌此炎中興記云十四晚探者報春當乃黃河折冰上下震懼在此一舉十六日五更楊青訖王乘小東安然而渡大軍者十餘車使臣高公海馬消夕雷陰晦王渡河日羅空陰是夕硒元水鎮王坐帳中雁高世則舉杯慰勞又云王之一騎兵齎狀由稱所統人馬丁順軍將五百人禧舟至岸縣鐵騎千餘人疾驰至滑州兵東走浩中軍兵二千人自元帥府聽候使嗅是日五更襲劉浩奔衝北來命不須發雪番所定程頓至其店畢飯扈從庖傳相失王至村舍下腑腊王呼耿延禧等圖火而

王發相州使臣驛報黃河神至於河渡忽報河涷已總師渡河至大名部漕權符顏岐率眾邪迂時京師事皆取決於霸府矣宗原事今附注於此耿延禧建云河水東盡十六日當立以爲宗廟社稷無疆之休報元水鎮再合施草布士悉渡推後橿車過冰薄陷於河中既渡三軍譏謀是雲解駁紅黃雲遮日而行酒召耿南仲汗伯彥延禧宿元水鎮也先鋒劉浩遣至濬州値大河未東先發中軍掛未渡前軍逆胖城邀蔵衝斷我軍丁順將殘濬州沿河路因來追赴大起發慮恐滑州之金騎追嚴飭諸將尋食乃行是日不敢如約行由小徑遂與馬村人蕪火爲王溫酒炙坐未許久村人宥來報旁

近有三金騎問之曰康王軍幾日到村人告已過數日矣金人以鞭擊毅云失探失採王聞之郎上馬行申刻至北京是時乍晴師人多寒王呼諸將問值且軍士見王弱摄甲胄上下馬無從色每見軍士輒慰勉之三軍皆卯按續至以耿延綠夾取所崇服綿委畀之叉以汪伯彥不耐甕解所服壘祿戰祀竝雜以賜之權知大名府張慾北道總管顏畋賠諸監司率官吏軍民出郊以迓王歸於府治北京新遺兵發之餘人心不定二鋪出號令人心慰服是時京城圖閉久號令不通王軍在河北天下不得闆動靜及足授河駐軍北門天下甲兵四集取決帥府矣先是金人遣使者致書且傳二酋意云康王已據河北恐請郡不肯交地請遣使迎之乃命曹輔由京東往及是輔回稱不知康王所在紀事本末卷石四十九案靖康要錄遣曹輔迎康王爲是月二日事回稱不見康王爲是月二十二日此書乙亥則十四日也北盟會編遣曹輔在是月云日靖康紀闖載金人書云既往不咨故無可言事至於今員可竊悖康王見在河北可遣一人同使命嗅回末審盟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具書不名但題云督窗何移責勃極烈大金副元帥書上先是康王出使駐於桐州新罕遣使持諮來嗅回朝廷乃議遣樞密曹輔行靖康要盟錄日是時朝廷遣人每出金人必搜索

蠟書上乃於曹輔衣襟用碁書詔以賜康王京城將吏士卒失守遂至宗社傾危尚領金人講和止於劉地而已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勤王兵總領分領屯近甸以何變雜無得輕動毀國事四方將師亦宜詳此朝野兪言曰初二曰首遣使乞令人於河北召康王使者寧云康王已佑諜河北之地恐河北州軍侍王不肯交割請遣人迎之是時金人己儀廢立之懿而朝延大臣無有覺悟者何索奏上乃遣密書樞密曹輔由京東詰河北迎康王何橐令人於曹歸衣襟上以密書爲詔以遣康王爲朝廷使人每出金人搜索交字蠟書故以碁書帛入水方見曹輔東出曹州見守臣留懋說大金已登城講和效兵不下留懋詰曹備日虜人貪暴變詐豈有登城斂兵不下者乎公等家歸必爲所虜存之使爲此言輔乃裂諜令懋看以達元訓矣借州印以發四方撫語文字數日取曹州守京軍令狀回衛不卸康王所在金人軍前復發人城

庚寅康王如東平府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庚寅王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上入東平府界與此異日又云戊子宗澤軍進屯開德建大元師旗於軍中汪伯彥請王移軍東平則措身於安地身安國難可除王問耿南仲亦以爲然遂決計東去家原本於二年四月癸亥迫敘此事移附此北盟會編亦書此事於二十七日戊子云王命副元帥宗澤軍屯於開德府是日發中軍磁澤領所部破

州軍民之兵二千名州軍民一千揚言廉王在軍中以
部統制陳淬統制前日先鋒統制劉浩改差充副元帥
下前重統領右軍統制向功緒改差充副元帥下左軍
統領各將帶本部人二千起發受一日以常眾充副元
前下右軍統須措本部人二千改差王忠孝充副元陣
下後軍統領將本部人一千並於開德府駐制建炎中
興日縣云先是王聚幕府像屬議所向宗澤請直超開
德府次第進寨以解京城之團往伯彥日金人數十萬
眾聚京城下罰圍四驛各把定要害自開德府之南四
十里白衛南縣至京城下割連來蕤書遣人便探水變
不適五軍除疏過河五軍保衛大王外續收方一萬三
千人其開召募民兵又居其半加何從要解圍事頁量
九只今未說解闈且先要安頓得大王去處德當然後
促河北祈敵諸郡及懷京城河東諸邵人兵侯其皆來
會合以當東北面更微宣撫陝西江進數王師以當
西南面約日俱進聲援相接可解閣況金人河上裕
釋往來開德不是大王安泊乃大名亦去河恩尺不可
久往欲差擾數軍民之兵處開德府興仁府謀州
蒞處屯泊大王東平府措前安地身安割難可圖
敢南州廷請高世寺撫與身更召請將間之諸將亦
以為然王遂定議東平府論遣副元紳宗澤往開德
有三日發五軍皆盡庚貨王先進發楊青代劉浩為先
降書統制是夜
荷於大王蕤

續宋獨年貢治通鑑十二月閏門祗候侯章齋螂書
至大元師府催發對王兵韋言陛辯日皇帝諭臣日
庚王時申書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
自將人援是夜王合延嫭草詔曉徑詩郡惟中山慶
源殺蜀不得達元絲府五軍總一萬人又遣招孰賊
陽青常舉等皆效順又得萬餘人案原本於二年四
月癸亥追叙及此據北盟曾遲則侯章至相乃是月
甲子日也東王得蠍認後部嵩蔡樹人發詳兄汪伯
彦建炎中興日麻排麻云大元節承卸前總書促復
甚急乃離相州趨人提安者以汪伯彦寺相殿備且
宜仕相假加金人至必不可兆王兆之集諸將於世
恩豈議人發之路条仔劉定侯章請從籍滑徑赴京
城諸將皆日河冰未合清州渡無船一不可也滑州
郵金人察其次長源舜城皆大寨岸能舜渡二不可
也秦仔等口以船綠備經河中兵馬孳提以渡避滑
州韋城大寨可轉戰而南耳請將曰金人任滑則練
泉在南岸者其誰能維之假使半渡金人新雄轉何
以轉戰而南戰上則可元帥大王將如之何郵戰戰
不勝退安得練泉復渡乎仔等不能對諸將欲回邪
名自恩州渡往北京王語之曰曷不徑趙直謂諸將
日爲其邇李固被金寨萬一驚撥非萬全耳會孟世
甯自北京遣人來投文自元水鎮過千城渡適河冰
合可行乃定議然陰陽官選日猶欲二十五日起發
耿南仲請以十四日行前期差劉浩爲先鋒領人馬

南趙濬滑以疑金騎又移徹大名府路節司差兩將
人馬分遣前去舊魏縣駐劄暨吾到岸之際庶幾防
新襲縣敵寨之金人一將於內黃縣駐劄有以防滑
州敵寨之金人大名府路總管司差閤門廳候孟世
甯領兵三千屯內黃縣大名府路兵馬都監
王彥領兵二千人又屯舊魏縣乙亥日進發
又遣陳過庭劉幹折彥質如兩河劄地其後過庭死
於燕山案靖康要錄是月五日吏部差文武官各二
十員隨金人軍往兩河交地州各一員中書侍郎陳
過庭爲交地都提舉五日乃丙寅也又十二日聖旨
吏部差在京朝官三十六人轉三官借寺監承赴畢
前交兩路地界幷取三十六州太守親同往爲質十
二日乃癸酉也十朝綱要書此事與丙寅與要錄合
北盟會編是月五日六日連書此事與要錄五日所
書同而十七日戊寅復書云丙遣劄兩河地界使臣
先是朝廷遣陳過庭而金人捌留至是始遣復增差
使臣
十人
又戊辰金人入城取軍器甲仗弓箭案北盟會
編是月六日丁卯金人索軍器較此前一日
又尚書省火延燒民居五百家案靖康要錄是月十
五日火自尚書省延及祠部吏部刑部十五日乃丙
子也北盟會編亦在十五日丙
子東都事略云乙亥夜京師火

又雨雹案宋史本紀徐乾學
後編畢沅續通鑑均作庚辰
又王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先遣軍至
虜王大悅澤在毖州貿乞會兵尊李固渡爵賊路眾
議不可澤自其將李光殍張德領兵趙渡至安城
縣虜騎千餘人過北賊二將出東目門夾之賊潰
斬首數百級獲其齋欅會師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
先諸軍至案原本於二年四月癸亥退敍及令移附
此北盟會編以此與
梁揚祖至同繫癸亥
又如信德府梁揚祖兵萬人馬千四知濟州王驥兵
一千總至諸將如張俊苗傳揚沂中田師中皆在磨
下王岡揚祖以諜將執優揚祖以俊王對王亦喜俊自
是常在在右王留揚祖爲隨軍轉運使案原本於二
年四月癸亥退敍此事令移附此王驥兵至北盟會
編在乙丙不與揚祖同日會編云王驥以兵至北京
赣自將一千人至元帥將自傳母老無兼侍又以疾
渴告乞還守治州王詔條府日驟有異志邪辛許其
歸以諜所部兵援隸副元帥宗澤後閻驥歸治金人
至以城降爲軍民所毅并及其家又云時苗傳與范
寶同爲武巽郎又有武功郎郭超從義郎盤淵統制
一萬人自信德府同至又云府張俊爲武義大夫梁
訓揚謂張俊最得力王
擢後爲元帥府統制

又甲申康王始聞金人登城斂兵未下遣聖詔見通和鄭等兵未可動壬淵泣郊詔書爲轉所爲宗澤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以澤爲狂誕不情深不測伯彥等爲失策澤曰金人狡計百端豈可術信當速進兵直指都城爲言兩圍通和可亟退師卿敢有萬謀郎援兵已到無能爲也伯彥堅守和議力汛之案原本於二年四月癸亥追敘此事於今移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八　慈谿馮一梅輯注